

WILLIAM TEMPLE 原著



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

應遠濤 訳述

YN.



青年協會考局出版

南京私立中華女子中學校
圖書室

分類號數 250

登錄號數 _____

贈者姓名 _____

種六十三第書叢年青

活生與仰信的徒督基

原序

本書裏所刊印的八篇演說，是我在一九三一年二月間的八個晚上，在牛津的聖馬利亞教堂內演講的；那時我得了柏姆經師（Canon T. W. Pyra）的協助，在那邊主領特別的講道。那些演說是根據很簡單的備忘錄而講出來的；我很感謝教會時報，因它准許我利用它的筆記稿，作為講者編輯本書時的一種根據。我會把那些筆記稿略略地修正了一下，對於其中的大部分，我更設法保存演講時的句法，雖然這些句法祇宜於演講，而不宜於寫作。

我們必須記得，在這種時候舉行演講，其成效如何，是有賴於幾個不能重現的原素的：一、事前的準備，二、會場的「空氣」，三、會衆團契的感覺，四、講者和聽者的個人關係。

開會前所定的秩序，並不會改變。唱了開會的詩以後，接着就唸禱文，以後是背主禱文，再以後是演講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完畢以後，繼之以唱詩。（本書文內所加上的符號，即是唱詩的表示。）唱詩以後，接續第二部

分的演講，這要比第一部分短得多。講完了這第二部分的演講，會衆就跪下祈禱，我就誦讀印在本書每篇演說後面的幾段經文。讀的時候中間有幾次靜默的停止，使會衆可以有默想的機會。祇有最後一個晚上的演說是例外，當我講完那篇演說以後，就請會衆一同唱詩，唱詩後，我就朗誦印在本書最末兩頁上的禱文和祝福詞。

我所以把那些經文或禱文附刊在本書每章的末後，那是爲了要使在場會衆能充分想起我們在當時所曾分享的經驗。但我不能希望把那些經驗傳達給別人；因爲它們不是出於我自己的造作，而是開會前和開會時當地和別處的一班信衆作誠懇祈禱的結果。

末了，我只願意添說這一句：讀者之中如果有人願意詳細研究那些演說中所包含的思想的大概線索的，請閱讀拙著基督的真理。

演講者 一九三二年二月廿四日

目次

原序

第一章	『上帝』的意義	一
第二章	基督在歷史中的地位	一七
第三章	世上有道德的標準嗎？	三七
第四章	罪和悔改	五七
第五章	十字架的意義	七五
第六章	在人生中的聖靈	九五
第七章	祈禱和聖禮	一一五
第八章	基督徒的社會	一三五

第一章 「上帝」的意義

「太初有上帝，」——聖經就是這樣開始的。舊世界和我們的世界的一種分別，就在這裏了。在舊世界裏，人人都覺得這裏邊有若干的神，或祇有一位神，而人們所發出的問題，也祇有這樣的一個：什麼是神的特性？神固然是存在着的，但他究竟像些什麼？在現世界中，我們都承認「上帝」這個字是含有若干的意義的；但現在我們的問題是：這裏邊究竟有沒有同那些意義合得起來的實在？我們對於荷蒙詩中所述說的歐林比亞的神，決不應當給以上帝的名義。在某幾點上，我們也許可以承認他們是超人類的；而在另外幾點上，他們是低於人類的。我們決不會稱呼他們中間的一個說：「他是上帝；」我們也許會這樣說：「他是一個神，」——那顯然是和前者的意義不同的。

事實上，我們不能信仰許多的神。我們的上帝觀的性質，是要排斥一個以上的上帝的可能性的。基督徒所以不說宇宙間祇有一位上帝，那不是因為

他們願意相信幾個的上帝，而是因為他們不能把他們的要求實行到這樣的程度。他們的意思是這樣的：他們的上帝觀裏邊祇容許一位上帝，祇容許一位宇宙的創造者，祇容許一位能够超越萬物的上帝。宇宙間祇能有一位上帝。他才是我們所謂的一切的『善』的極致。

『上帝』這個字的意義，便是絕對的善和絕對的能力之聯合。那種聯合是存在的嗎？它是一種實在嗎？對於這個問題，諸位大概不希望我在一個晚上的短時間內，給諸位以透徹的解答。我祇能為諸位指點出思想的路線來。但在我們遵循任何路線以前，我們必須記住，如果那問題裏邊含有宗教的意味，而我們却用證明數學定理的方法來證明上帝的實在，那麼這種宗教的意味就會完全地消滅。上帝的實在如果成為知識上的實在，它在信仰上就會失去靈性的價值。從宗教的——不但是基督教的——觀點來觀察，信仰倒要比實在更高些。就我們這班有限的人類而論，那最能激動我們高尚的才能，而使之成為行動的，倒時常是危險，而不是實在。所以，如果我們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冒險的行為上，或使一些不冒險的事成為冒險的，那麼那種高尚

性就會在我們的人性中出現。

把我們的生命很審慎地同那已經成立的實在去適應，並不見得有什麼高尚，也毫不帶着英雄性；那祇是可以感覺的。能夠感覺固然是好的，帶着英雄性那就更好；能夠把二者兼而有之，那是最好不過的，雖然祇有少數人能夠這樣。在各時代裏，整個的宗教無非是一種冒險，是信仰的一種尋求；並且因了這緣故，曾提高了許多人的品性。叫一個人為一種理想去冒生命上的危險，是沒有什麼困難的，——雖然達到目的的可能性是很遙遠的，——因為這樣的冒險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是，對於有實現的可能性的理想，我們並不需要去冒多大的生命上的危險；然而對於真假莫辨的信仰，我們就該冒這種危險了。

如果我們想到上帝乃是將來所要遇見的一些事情，那就同宗教家的上帝觀矛盾了。我們對於上帝的信仰，便是我們對於一種永存的和支持一切的『能力』的信仰。世界的人們，對於這一點有許多奇說和曲論，但是這一些都是此中應有的調子；如果我們把這一些也拿掉了，那麼這種能力對於人生的

特殊力量就會立即消失了。我們應當用那一種思想的方法去嘗試解決這樣的問題？

在本大學內本來有一種正式的論理學研究，它把人類尋求真理的思想方法分成演繹法和歸納法這兩種。如果上帝是存在的話，你們可從他的本性中得到推定；但是按照演繹法的性質而論，你們不能憑着它和上帝接近的。你們不能憑着歸納法去和上帝接近，也不能憑着四面八方觀察一大堆你所不能解釋的事件去和上帝接近的。你們不能確實知道人世間有一個足以解釋這一切之原因，因此你便永遠不能接近這個上帝了。

進一步說，我們知道得很清楚：當人們證明了自然界的生命中有顯著之計劃以後，不久就會找到相反的證據。計劃必定是有一個目的的；我們認這目的即是人類的幸福。我們的祖先則以為，自然的佈置中既有了如許有裨於人類的傾向，那便能證明上帝是存在着的。但是，我們越去研究自然的方法，那種證據的可疑性就越發和它的感動性相等了。我們的方法必須是批評的，必須是有系統的。我們的經驗裏有沒有什麼實體或原則，能夠成爲不再

引起問題的最後解釋的根源？如果真的是有這種實體或原則的話，它就應當和最合乎理性的可能方法相符合。那便是假定這個原則便是宇宙的解釋。一種原則如果要去解釋宇宙，它的本身必須是要不再引起問題的。在科學研究的領域裏，你們會時常提出『爲什麼』的問題來。對於答案，你們也會提出『爲什麼』這個問題來。要知道科學的研究便是這樣進行的。科學會給我們以一個以前是極熱的，現在漸漸冷下去，將來更會變成極冷的宇宙。但是宇宙是怎樣來的？爲什麼會這樣的熱？那些問題，科學是解釋不來的。換一句話說，偉大的天文學家——如詹恩斯（James Jeans）——所說的神祕宇宙，無非是一種無理性的事實。我們若僅僅解釋宇宙的一部分，那麼，因了這一部分和其他部分的關係，那是可以解釋清楚的；但如果把整個宇宙拿來解釋，那便不能解釋什麼了，同時也沒有什麼理論能够解釋它。

但在我們有限的經驗裏，當我們發見了屬於智慧的意志之一些行動時，我們便在事實上感覺滿意了。現在我要舉一個平常的比喻來說明這一點，但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喻比這個更好。譬如你們是在一個多山的區域內研究磐

石的巖層，你們會發見好幾個巖層，其中的一個也許會特別引起你的注意；因為在這個巖層裏有許多排成直線的接連着的小堆，一直經過小山的頂點。你們會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它們；你們也會重新建造起那根據於已知的定律之過去的行動和反感的；你們也會懷疑，爲什麼在自然律的支配之下會產生這種特殊的現象？在這事發生以前有否遇見什麼特殊的情形？接着，你們就會研究我所說過的極熱的宇宙了。

研究的結果，使你們發見巖層中的那些小堆，乃是以前有知識的人類藉以認識路徑的標記。說到這裏，我可以不說什麼了，因你們已得了關於事實的最後回答了。這雖是一個瑣屑的比喻，但是當你們研究或觀察一種事實的時候，如果能同時考查一種有智慧的意志之行動，那便是把這種事實解釋得很清楚了。如果你們能明瞭原來的旨趣，並能和所有的意志表同情，你們就能覺得滿意了。據我所知道的，論到這一點，我們的經驗裏沒有別的原則，——這個我認爲是實在的。

對於上帝有信仰，便是假定這個原則能夠解釋宇宙。它又聲稱這是得到

那種解釋之唯一的機會。從知識上來觀察，這是一種假設，但人之能解釋宇宙，不是時常靠它的，而是靠內心的意識；他們更把所發現的，關於自己和別人的行為的解釋，拿去解釋環繞他們的世界。有時他們也憑着他們對於上帝的個人交通去解釋宇宙的。人們在假定一種理論以後，那種理論遲早就應當受試驗；而我們所說的信仰生活，便是一種試驗生活。人們如果有信仰，他們就該在生活 and 思想上表示出這信仰是實在的，並且要發見我們怎樣用這種的假定去解釋人生的問題。我們並不希望能解決一切問題，因為問題的範圍便是整個的宇宙；但如果我們能繼續求進步，而現在祇能做到這一層，也應當算是足夠的。

現在我們要注意我們所要解釋的世界，並且要在短時間內去觀察世界的構造。我們知道宇宙裏面是包含着許多層次的，那是一層一層地高上去的。那些層次的狀態是極不同的，而且是分得極精細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有四個等級，那便是物質，生活，心智，和靈性了。在這一切之上的便是人格；而人格的本質便是有智慧的選擇或意志。如果我們想到一個人同一樣物件的分

別，或一個人同一頭野獸的分別時，我們就不能避免那種結論了。撞球祇能隨着推動的力，轉到你丟去的地方，這在我的經驗裏是一種卑卑不足道的經驗，但這是實在的。如果撞球能有它自己的意志，那我就更快樂了。動物是有些自決的能力的；但我們知道，在動物的大部分生活裏，它所選擇的無非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已。一頭狗知道牠所要喫的是什麼，並知道怎樣去得到它；但牠在目的之間是不加選擇的。現在，我不是要討論到自由意志和關於定命論的問題，我所要提到的，是人人都能認出一個差別，那便是『被推入河』和『自行投河』的差別了。

在你沒有投河以前，你必須先下一番決心，顯出你曾經過一番思慮，並且是自動的。但如果你是被推墮河的，你在行動上就不是自動的，這可以從你的情感上的反動來證明的。當你在生存的等級上往上爬着時，你便達到了對於人格的選擇了。我們認爲是自然法則的頂點的，也許不過是解釋整個世界的原則的性質而已。

我們的人格和上帝的人格（或在上帝中的人格）是隔得很遠的。我們今

目對於有上帝運行於中的宇宙，仍不免要感覺驚奇的。現代有幾個科學家以爲世界是太廣大了，我們人類在這中間並不覺得有什麼重要。但我却知道星宿是在這裏邊；而且，如果它們並不比詹恩斯所說的更偉大，它們就不知道我在這裏。這樣，星宿就不能及我了。我們如果研究現代人所有的知識，我們就知道，無論他的身體怎樣渺小，因爲他有一個靈活的頭腦，所以他就可以衡量的東西更大了；因爲能够衡量他人的，無論他的身體怎樣小，總要比被衡量的物體更偉大些。

當你需要選擇人生的目的時，你就會發生一種絕對的義務的感覺，那便是感覺有些事情是我所必須做的，有些事情是我所不必做的。在理性和良心中，有些事情顯然是最後的，在原則上我們是不能把它超過的。但在這裏，我們希望能找到一些和宇宙中絕對的原素相像的東西。上帝不但能代表世界上的無限的能力，更能代表世界上的善。以後我們就要致感到，我們的心智如何承認和欣賞上帝中間的善，或其他的善；但我却要預先提到它，並且要加上一番武斷。所謂善或惡的分別乃是這樣的：凡爲心智所發見，而同它所

思致的事情相似的，那便是善；如果同心智所思致的事情相反的，那便是惡了。當你們發見心智是在答覆你們的問題時，你們就感覺滿意。這便是我們所謂的善；在這上面並且也有愛。所以，如果上帝就是至高的能力，也就是至高的善時，他也一定是愛。我們已準備接受上帝在耶穌基督裏所表顯的完備的愛。現在我要把聖約翰所記載的，耶穌基督在感覺到上帝給他的使命和權威時所作的，在這個時候告訴諸位。耶穌知道他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也要到上帝那裏去，試問他爲了這個緣故究竟做些什麼？他不坐在寶座上面，叫他的門徒跪在他面前。他束緊了自己的腰部，替他門徒洗起腳來，這種舉動在當時的猶太，是被認爲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所盡的最卑賤的服役。但這是耶穌所認爲最像上帝那樣的。基督徒的上帝觀，是以神的尊嚴的提高爲前提的；但是當上帝的偉大和權力，力量和權威向人類顯示的時候，他的方式便是一對門徒洗腳了。

人們在宗教上的獻誠，曾表示出它就是人們在默想上帝時的一種熱望：

俯伏在你們寶座前，

不住地凝視着你，

那是何等的快樂啊！

我們真的以為這是極大的快樂嗎？如果不能，那是因為我們忘記了上帝的真相，忘記了上帝為一切真理和一切的善之來源；其實在他裏面，這一切才能得完備的。那在我們裏面就是最後的，它所尋求的乃是實在的最後的真理，除此以外，他就不能得滿足。但是要達到這一步，那是要靠我們生活之中的好工作的。有的人所以能同上帝很接近，那是因為他們曾經服務他們的鄰人。有的人則因為和上帝有了團契，就願意服務他們的鄰人。這二者是不能分開的；如果有一方面以為他是能單獨存在的，那麼此中定有錯誤了。

這便是說，在我們看來，人生的基本專業就是崇拜。在你們存在的基本上，你們知識的研究上，你們所玩的遊戲，以及你們力求行善的衝動，都應當被視為你們對於上帝的一種衝動，這上帝是一切的美和善之根源。一切的人生應當是崇拜；我們也很知道，它沒有機會成為崇拜，除非我們常有專誠

崇拜的時機。如果我們是完備的，如果和上帝團契是一種成就和快樂，我們不必往返於崇拜的時間和效忠於上帝的活動之間了。但是現在呢，我們却非此不可了。否則我們對於世界的興趣就會使我們和上帝斷絕任何的關係了。在日間的大部分時間內，我們的本務便是忘記上帝；因為我們若時常去思想到上帝，我們就不能專心顧到我們在世的職務了。我們對於上帝的本務，使我們在大部分的時間內並不有意地去思想他。因此，如果我們的生活即是我們和上帝之間的一種團契生活，我們就當有專心從事崇拜的時間了。

對於這一切，我們有一種重要的測驗，它的方式是這樣的：有了這一切以後，我們對於自己的同胞是否比以前更愛呢？真正的崇拜所引起的情感上的條件，和偉大的藝術品所引起的情感上的條件之一種不同點就在這裏了。這二者所引起的情感上的條件似乎是很相同的；但是對於大多數的人們，偉大的藝術品所給予的經驗，至少能使他們很敏銳地感覺到人生中和他們的鄰居中的不滿意的成分。我們若專注意到偉大的音樂，我們對於在外邊所遇見的人們，不見得會特別表示我們的慈惠。這班人比我們所專心注意的音樂

似乎要粗糙得多了。真正的崇拜——不是放縱我們靈性上的情感，而是把我們的智，情，意三者集中在他的身上，——就永遠不會這樣的。我們在參與這種崇拜以後，在走到外面去的時候，我們就會對每一個人表示親愛。但如果世界把我們重新抓住了，這種優點就會開始地衰落；這樣，我們便常常重新燃起我們崇拜的烈焰，使它在我們的心中永遠燃燒着。

人們常以為行爲是極其重要的；同時又以為，因為祈禱有助於行爲，所以祈禱便是有益的。就目前而論，這話是實在的；但是更實在的一點乃是這樣的：崇拜是極其重要的，而行爲則能對它加以試驗。這就是說：行爲能夠試驗我們的幾分之幾是在崇拜上帝。我們若能放棄我們的需要，——雖然這需要是爲我們的靈力的——而去思想我們的上帝，我們便能從宗教之中得最多的援助。我們應舉目凝視上帝，並回想到上帝的威嚴。

* * *

摩西上山，有雲彩把山遮蓋。耶和華的榮耀停於西乃山，雲彩遮蓋山六天；第七天他從雲中召摩西。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狀如烈火。——出埃及記廿四章十五至十七節。

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出埃及記三十三章十八至二十節。

耶和華在雲中降臨，和摩西一同站在那裏，宣告耶和華的名。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上帝，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五至七節。

那聖者說，你們將誰比我，叫他與我相等呢？你們向上舉目，看誰創造這萬衆，按數目領出，他一一稱其名，因他的權能，又因他的能大力，連一個都不缺少。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冤屈上帝並不查問？你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

見麼？永在的上帝耶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無法測度。——以賽亞四章廿五至廿八節。

因為那至高至上，永遠長存，名為聖者的如此說：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也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以賽亞五十七章十五節。

主上帝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啓示錄一章八節。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的永世的君王，獨一的上帝，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七節。

第二章 基督在歷史中的地位

昨天我們曾思想到上帝，他是最後的實在，也就是絕對的能力和完備的善之結合；他的意志是在解釋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連我們的生活也在其內。因此，發現他的意志，並使我們的生活和這意志相合，乃是人生的最重要的職務。我們也想到信仰這樣的一位上帝，也能使我們相信和上帝發生正當關係是比什麼事情都重要，並能把一切重要的事都包含在內。因此崇拜便成爲人生的至高職務了。

崇拜的許多部分，是從我們以爲不含宗教性的活動中實現出來的；在作這種實現時，我們應當專心從事我們手邊的事工，不必有意地去想上帝。但是，爲了要使我們對於日常工作的努力成爲我們對於上帝的本務起見，我們應當在上帝佔領我們的思想，而成爲我們靈魂獻誠的唯一對象時，時常地想到他。

如果我們所要說的僅此而止，那就太空泛了。凡讀過亞利士多德的「倫

「理學」的，大概都知道單靠智力是不能推動任何事情的。光是想到許多事情是人們應盡的本務，或者看它們是美好的，那是不足以統治行爲的。我們應當從這一種雖是準確，但不大着實的上帝觀，轉移到一種具有強制能力的上帝觀。這是人們所以要製造偶像的原因。

在當初人們製造偶像時，這就表示他們在宗教上有了重大的進步了；到後來，所造的偶像倒成爲宗教上的一種障礙了；因爲這所造的偶像是不適當的，它不能真正地代表關於上帝的真理，也不能表明白上帝是活的。我們知道偶像是靜止的，永不改變的，對於各方面的關係，都是一式的。它不能表顯出人生的一種重要徵兆，那就是說：它不能對各種不同的環境及其內包引起反應的。

費迪愛司 (Phidias) 想要造成一個比任何人形更美麗的像；柏拉圖說：這是藝術家的真目的，只可惜事過境遷以後，那形像還是這樣子，毫無改變，因此無論什麼活着的人形都要比它更好一些。這是以色列人所以禁止造像的一個原因，另外一個理由是，那所造的像有的是以生畜爲模型的；這正如詩

籍的作者所譏諷的：『他們使他們的榮耀變成了一頭喫草的牛犢那樣。』但是先知人的非難，對於希臘人的藝術的傑作倒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們承認任何偶像都是不適當的；但是人們却不曾見到：如果我們憑着思想去造出一個偶像來，那是同樣不適當的。我們如果憑着錯誤的心象去崇拜上帝，那就如同崇拜一個用金屬造成的像那樣，是崇拜偶像了。人們的心象是能錯認上帝的，這對於他們的人格也有同樣的壞印象。如果你們的上帝觀是錯誤的，那麼你們若越虔誠，對於你們的結果就愈加不好，因為你們是在打開靈府，準備受卑劣的觀念的支配，這樣，倒還不如做一個無神論者更爽脆些。

上帝的啓示的到來，是能經過人類的本性的，這是因為那種人性，是在上帝的形像中；這就表示出，在理性和良心方面，人類擁有一些在性質和原則上都可說是最後的原素。你不能超過那普遍的和絕對的，因此在原則上，啓示之經過人性而到來，是很可能的；而福音所要宣佈的，乃是說這啓示已經到來了。我們應時常記着，耶穌基督之於我們，並不是什麼問題，而是一

個解答。我們的問題是，我們應當怎樣更完備地去思想上帝，因而能把握住上帝的本性，更由此而把握住我們的本性。我們並不從四福音書所載的耶穌的生平開始的，我們並且要這樣問：『你對於這一點要說些什麼呢？你不得不稱他爲上帝，那不是很奇妙的嗎？』我們若按照啓示而得到途徑，我們就該這樣說：『世界已是多少受支配的了；此間有一個合理的原則在工作，這原則的性質是在耶穌基督裏被見到的。』

當我們安排我們的計劃，並思想出我們的經驗和行動的結果時，我們就在預料這個世界是在受一種合理的原則的支配了。這種原則是和我們的行動相類的，因此我們便能查出此中的運行。在當時，合理的原則的名稱便是所謂『道』，它含有兩種意義：一是管治這個世界的合理的原則；二是上帝藉以創造世界的，在口中所說出的言語。

諸君對於約翰福音的引言裏所寫的，切弗感覺麻煩，也不必討論到聖約翰所說的『道』究竟是斯多噶學派的『道』呢，還是希伯來人的『道』呢？在聖約翰的思想裏，那當然是二者兼而有之的，而且以爲二者是相同的。那

管治這世界的合理的原則，便是上帝的心理在形式方面顯示它自己；只是我們對於這一點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但我們却不能懷疑它的存在。聖約翰說：我們知道這『道』的性質。那管治宇宙的一條原則，『成功了肉體，住在我們的中間，我們看見了他的榮耀』，同時我們所得的印象，乃是憑着他，而從外面照下來的『從父而來的一個獨生子的榮耀』，一方面也是能完備地代表『一些事情』，且能和它完全聯合的一位。所以這經衆人所公認，至少能代表約翰所傳下的遺傳之第四福音，很能幫助我們明了基督的本身。

基督徒所以要提出關於基督的種種問題，根本的原因是爲那些問題同另一個問題——關於上帝的問題——發生關係的。『道成肉身』的教義，所以含根本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爲它所提及的是在巴勒斯丁的一位，而是因爲它所提及的是一位永遠不變的，時常是如此的上帝。如果這一位上帝曾在人類的生活中把他自己的品性完全表示出來，那麼，當我們觀察這生命時，我們便見到永生的上帝了。如果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或任何有限的世界——就是上帝的世界，那必定是爲了他已把他自己獻給這個世界了。這個世界不能

同他的無限的意志合起來，除非它裏面有那無限者和永久者住居着，把他的能力給了它。

在這裏，有兩種思想是我們認為必要的，你對於它們必須要不偏不倚：保持真正的平衡。這一種『道』——上帝的『道』，也就是萬物的合理的原則——是逢人都說話的，連那最真實的無神主義者，在思想時也是憑着在耶穌基督裏完全顯示的能力的。它是光明，能照亮每一個人。你們永不能脫離它，任何人也不能離開它。這能照亮人人，並隨時隨地都能照耀的光明，以及先知人所說的各式各樣的言語，都在神子裏面得了至高的光明和完備的表白。從這一方面看來，他是上帝的兒子，這猶如說，某一個人是他的父親的兒子，——他的父親的特性在他裏面得了復現了。我們的主——子——是至高的，在他裏面我們真能見到父。

所以光明的確是在每一個人的裏面，並且沒有人是同基督和代表基督的『道』完全分開的。一個人在這世界上究竟有否找到這光明，對於他是有很大的關係的；至於他對於在他裏面的最優秀的原素之完成，是否舉目凝視，

那是很有關係的。一個人的心智如能同另一個更成熟的心智多有接觸，他的心智就更進步了。這是一切教導的秘訣。如果我們裏邊的神性要盡量發展，我們就該和一班在這一點上發展得更成熟的人多有接觸。更要緊的，是和基督多有接觸，因為祇有他在這一點上是最完備的。

試問那完全的能否已經到來？我們的祖先們常常憂愁為懷地為至高的啓示的長久延遲而辯護。吉朋 (Gibbon) 氏對於這一點，曾開了許多的玩笑。現在的人所要問的，並不是它怎樣會來得這樣遲，而是它怎樣會來得這樣早？如果說在宇宙之中，那至善的尙未來到，這句話不是時常確實的嗎？是的，在一方面看，固然是這樣的，但在另一方面看，情形就相反了。

在科學一方面，後者往往能代替前者；在藝術一方面，情形就不是這樣了。藝術品是人類若干情緒的完備表現，人們決不會因為有人在百年後把它重畫，現在就把它們拋棄在鐵屑堆裏。藝術家也許會把它重畫，但不能畫得比它更好。論到道德的進步，試問它有什麼必不可少的條件呢？回答說，那必不可少的條件是這樣的：你們應當知道向那一方面走。你們若時常改變

你們的方向，就永遠不能走得很遠的。在過去五十年內，政治上所以沒有顯著的進步，那是因為人民時常改變他們的方向。改變方向有時固然是很有理由的，但是知道應走的路，並且按照這條路走去，對於你們是有益無損的。

基督說：『我是道路！』這所說的，不是歷史的目的，而是歷史移動的方向，以及指導它前進的一種能力。

在這裏所訴說的是，人類已得了關於人生的真正原則之完善的表顯。但這不是一種能顯示科學和政治才能的秘訣的主張。基督並不是一個政治家，他也不願意應付那些問題。他也不是平常的藝術家，雖然他有極深刻的審美觀念，且足以爲後世人的標準；因爲這些人生的部門，和他並不發生特別的關係。

基督所注意的，乃是人和上帝的根本關係。福音書認爲這種原則是在基督裏表顯出來的，而且是應當從人生的一個部門應用到其他部門的。

我們還得要提出另一個問題來。我們可以不可以這樣猜想，上帝的確按照特種的方式，成就了某種特殊的事工，而可以使我們稱它們爲他的活動？

這一點比一百年以前容易得多，因為我們已完全明白，世界的發展的繼續性是時常中斷的；而在今日，則在一切物質的存在之根基中，也不免有繼續性的中斷了。例如『量子說』聲稱在原子的區域裏有許多種的改變，這在現時還沒有科學上的解釋。一個研究世界的人如果去研究沒有生物以前的世界，他就永遠不能預測生命是怎樣的。如果他所研究的祇有植物一門，他就不能預測動物的生命是怎樣的。如果他所研究的祇是動物，他就不能預測將來人類的文化和藝術是怎樣的。如果他所研究的祇是人類的自私，他就不能預測一種完善的和無私的愛究竟是怎樣的。在每一個這樣的時期中，我們常用理性去查攷『意志』的特種活動，他的目的是在解釋一切事物的。

現在我們應當問問我們自己：究竟我們能不能見到那種生命的特性，並且攷慮到那種生命的大綱？我們的主所接觸的一班民衆，是那些曾在舊約上受過訓練的。他自已是在以色列家庭的虔誠的空氣裏長大的，他是把舊約當作神聖的文學的。舊約所注重的，是彌賽亞來到的希望，而這個彌賽亞所要創立的乃是上帝的國。這個國究竟是怎樣成立的，以及成立以後將要怎樣，

關於這個問題，有許多種不同的觀念，但是『彌賽亞』和『上帝國』這兩個名詞却是連在一起的。當基督在受洗的時候，他爲了聽見天空裏有聲音對他說：『這是我的愛子，……』他便受了感動，覺得他可用彌賽亞的資格，去開始那種建立天國的工作。

因爲這樣，他便因了實現上帝的旨意，而得到了上帝的能力。這樣，他就立刻碰到了三種試誘，試問那些試誘是什麼呢？碰巧得很，它們是從舊約中發生的。第一種試誘是從人民盼望彌賽亞式的宴會而來的（參看路加廿二章十八節）；第二種試誘是淵源於『君王要從耶路撒冷管理起』這一種觀念的；第三種試誘是起源於以下這種觀念的：人子要從天上發出他的記號來，並且要憑着他的權威中的證據去戰勝阻力。到那時就有『美好時期的到來』的希望，而各種願望也就能滿足了。那時也有了權威的思想，叫人們服從它的憑着武力的公正的命令。那時更有關於神的權威的概念，如果要阻止它，那不但是愚笨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以上種種，每一種都在表顯出它就是建立天國的一條途徑。它們具有那幾種共同的原素呢？它們乃是三條路，——

祇是三條路——但它們却能不費力地統治人類的行爲。第一是賄賂，它能引起人們自然的慾望；第二是武力，它能取得人們的服從，並使他們覺得違抗是沒有價值的；第三是證明上述的要求是不能拒絕的，而拒絕它們乃是一件愚蠢的事。這三者乃是基督在曠野裏曾經放慮過，並曾加以拒絕的；試問他所給予世人的，是那一種彌賽亞式的期望呢？他不會留下些什麼；早期的期望也不會有一些留下來；因為我相信他拋棄了默示的期望，如同他拋棄了其餘二者一樣地徹底。他不會留下些什麼。他走到人世間去，營着含有完備的愛的的生活。他也擁有能力，他常爲愛的緣故去用這種能力，此外他就不使用這能力了。民衆因他能行異事，就驚擾起來了，但他却不願意他們這樣做。接着他就行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他述說了一個撒種者的比喻，描寫他的傳道事業，到他最近所作的爲止。他在各處宣揚那將要來的天國。但在好幾處地方，它是已經長了根，而隨即枯萎的；在好幾處地方，它從沒有長過根；祇有在好幾處地方，它才找到了能使植物長大的土壤。這樣的天國觀，是一般在舊約上有過訓練的猶太人所不大相信的。對於這班猶太人，基督引

用先知以賽亞的話對他們說：他們看是看見，却不曉知；至對於一班門徒，他把上帝國的奧秘告訴了他們。

第二件事是，基督選了十二個人做他的伴侶，並使他們能够了解他。他曾兩次帶他們出去作徒步的旅行，而這種旅行乃是友誼生活中最有效果的。福音書裏對於這種旅行很少記載，因這些是不在議論之列的。因此我們對於那些旅行，也祇能回想起很小的一部分來。那時基督又回想起，那些門徒所以要到他這裏來，無非是要求了解的，於是他便問彼得說：『人們說我是誰呢？』他們就把人們猜測他的話一一說出。接着他又問門徒說：『你們說我是誰呢？』彼得回答他：『你是彌賽亞，』是上帝國的有希望的創立者。

當基督被門徒所認識時，他便做了兩件事：一，他一再說着他以前所不會說過的『人子必須受苦』這句話。在這裏有一件他所要做的大事，那便是人子將要受苦。上帝即是愛；而榮耀便是他的本性的顯示；這樣，基督的犧牲便是上帝至高的榮耀了。二，當他開始這樣教訓別人時，他便開始他的到耶路撒冷去的行程；到末了，他竟對大祭司和掌權者挑戰，因而受難。人子

必須受苦，因為犧牲是愛的真正表示；上帝顯然就是愛的上帝；而基督所尋求的感應，乃是仁愛的心給予愛的那種感應。

自從經過了這種傳道事業以後，他所做的事情裏就清楚地含有神性了。當我們閱讀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們便覺得他不是到處都有神的意識的，——雖然他感覺到他和父上帝之間是有關係的，並聲稱祇有他能稱上帝為父。他所作所為的是含有神性的，但有一件事却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那就是：他毫無傲慢的狀態，而別人對他也不覺得有任何傲慢的狀態。更有一件事可以引起注意的是：他雖具有神性的行動，但他却故意重寫神的律法。一個虔誠的猶太人竟不惜把摩西的律法重訂一下，試想這中間包含些什麼意義呢？

在這裏，我們所能證明的似乎是一種人性的——極其人性的——生活。但這並不是關於這一點的最後話語。他是時常從外面得到神的能力的，所以常人們想到他像什麼的時候，他們就說他們看見了他的榮耀，這是一個獨生子的榮耀，從父那裏來的；他不覺得有什麼事能使他和上帝隔開；所以，他是和世界各方的每一個聖者不同的。在他中間，我們得了一種對於父親作繼

續的親密之感覺，憑着這種感覺，我們便能應付人生中的每一種關係了。

基督無須依靠過去時代的權威，或其他的教師。他依靠他自己。他的行事爲人，顯然含有上帝的權威；他是上帝的含有創造性的道。在他裏面，我們能見到上帝造世界和造人的目的。上帝的旨意既能在我們的本性中顯現，他便成爲我們的種族的領袖；在他裏面，每個人都能找到他自己。

請記住，基督教不是一種宗教，而是一種啓示。它到我們面前來，並不是告訴我們，那幾種感覺是我們所當培養的，那些思想是我們所當發展的。基督教到我們這裏來，是要告訴我們上帝是什麼，猶如他的舉動替他所證明的。

基督到我們面前來，對我們仍用命令的方式，他不但是在命令，並且是在聲訴。他不但要求我們服從，也要求我們的同情心。他所最需要的，是我們的情誼，——這就是去實行一些能夠使他快樂的事。我們對於世上的任何人，如能都有這樣的感覺，我們就說我們是在愛他。我們必須逐漸達到這一步：那就是說，我們必須無條件地做些叫上帝可以喜悅的事。我們是在

他的團契中——不是在外邊——做到這一步的。

我們的信仰的試驗，是時常在我們的實行方面。有許多人承認他們是信上帝的，並信他是在耶穌基督裏得了最高的啓示。無論怎樣，我們對於這一點總不應當加以否認的。接着，我們應繼續進行，好像不曾碰到什麼似的。如果這件偉大的事是真實的，我們就該永遠回到他那邊去，以便查察我們的一切思想，我們的一切願望，和我們的一切計劃。

我們不能希望因了堅持着一種保持在腦筋偏僻處的意见，來改變我們的品性。你們是時常念信條的；『我信上帝』這一句話的意義，並不是說『我以為宇宙之中大概有一個神，如果稱他為上帝，也許不致於不適當的吧。』你們的意思是這樣的：『我是信靠能力與善中間的一種結合的。』你們的意思也是這樣的：『我只願努力去生活，好像那些事情的確是這樣的』。如果你們的意思不是這樣的，你們就不應當念什麼信條。

我們的品性是受我們的伴侶以及我們所最注意的對象之支配的。我們不

能時常思想到基督，但我們却能拒絕任何和基督不合的思想。當那些思想來的時候，——我們就能使我們的心隨時歸向他。

你們就會發見，要一方面清楚地記念耶穌基督，而另一方面你們的心中有不潔淨的思想和卑鄙的慾望，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能碰到的。我們應當時常使我們自己受訓練，這便是時常使我們的心智，思想，願望，希望，計劃，和志願等受一種試金石的試驗：這一切能否很和諧地站在基督的面前呢？我們必須以祈禱為我們入手的辦法；因為，如果我們在祈禱的時候是自私的，那麼我們在別處地方就難望能不自私了。我覺得有些人在祈禱時的自私，倒要比他們在動作時的自私更厲害；因他們養成了一種和日常的觀點不符的祈禱的習慣。還有一層意思是這樣的：如果我們的祈禱是自私的，我們便沒有多大的希望了。

說到你們的志願，我要問你們：你們將如何應付你們的生活呢？你們若選擇你們自私的行程去滿足你們自私的慾望，那就犯了一種比姦淫更壞的罪惡了；因自私能使你們不願意用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去服務上帝。當然，你

們的自私不致於被一個俱樂部所排斥，但是要被基督的團契所排斥。我們的意向是我們擇業時的可靠的指導，因我們大概喜歡做一些我們所能勝任的工作的；但我們選擇一種職業的理由，應當是爲了這種職業更有用處，而不是因爲我們更喜歡它。總之，我們選擇職業的目的，應當是爲服務。

當你們的腦筋不應當想念任何事件時，試問它是在想些什麼呢？當你們清晨醒來時，你們很自然地想到的究竟是什麼呢？據我看來，那是必須和基督合得起來的。

論到希望，你們除了爲自己定下志願以外，對於將來還懷着些什麼希望呢？基督徒所希望的，乃是使願望成爲聖潔的，我們知道願望是最難聖潔的。當你們積極希望上帝國的實現時，你們的願望便是聖潔的；祇有當你們想到按照基督的原則去實行的生活是如何可愛時，你們的願望才能成爲聖潔的。祇有你們徹底了解基督的時候，才能有以上的發見。祇有你們和基督同居，而讓你們的心智服從他時，你們才能見到這是一件何等可愛的事，但是必須對它不抱自私的心理。你們應當記住基督教不是另一種關於個人救贖的

宗教，也不是祇有一種和其他宗教不同的救贖計劃。基督教乃是救贖世界之唯一的宗教。我們各人都是上帝家庭中的分子；當我們因着基督而到上帝那裏去的時候，我們必須和我們的兄弟姊妹同去。我們必不可以單獨地去，因為我們沒有權利單獨地在那邊。

當我們憑着這些方法去糾正我們的思想和願望時，我們就會屢次覺得這是可恥和卑微的；但我們却能時常誠懇地應付基督的生命和我們的生命的比較，結果我們不但見到了二者之間的不同，而且能純正地見到他的改變的能力的影響。他能把人們改成了他自己的形像。他不但能像其他的偉人那樣的來激動我們，並能給我們的生命以一種能力，使我們能夠和他相應。這樣的經驗能夠證明他就是那普遍的靈。至對於別人，它就不能這樣證明了。

當我們注視着基督的形像時，我們便能立刻和那瀰漫於萬物，和支持萬物的永久的靈發生了接觸。這是屬於他的。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爲心，他本有上帝的形像，不以自己與上帝

同等爲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爲人的樣式。既有了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將他升爲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爲主，使榮耀歸與父上帝。——腓立比書二章五至十一節。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賜他榮耀尊貴爲冠冕，並將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椿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惟獨見那成爲比天使小一點的耶穌，因爲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爲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爲人人嘗了死味。原來那爲萬物所屬，爲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希伯來書二章六至十節。

我們既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

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因我們的大祭司並非不能體恤我們的軟弱。他也不會萬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的，只是他沒有犯罪。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希伯來書四章十四至十六節。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上帝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約翰一書三章二節。

上帝能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以弗所書三章二十節。

第三章 世界上道德的標準嗎？

一種重大的普遍的騷擾，——如戰爭——常能使人憑着一種熱烈的批評的精神，去重新檢查能引起這種變故的每一件事。常有人以為戰前的每一件事是無效的，因那個世界所有的信仰和習慣，都不能阻止關於和平與戰爭的重大災禍的發生。

在這種新的批評精神之下，顯示得最為充分的，當無過於一種道德的慣例了。這並不是說，人民對於在戰前所接受的慣例，已比他們的祖先離得更遠；也許在若干方面，他們是離得更遠些；而在若干方面，那就不是這樣了。我們所知道的是，他們對於解決那些事情的標準，是有着一種積極的懷疑的。在各方面，權威是在崩潰了，特別是靈性的和道德的權威。

人民大都承認公民的權威是有一種功利的價值的。凡住得很接近的人民，應有管束彼此間的交際的規則。如果有了規則，那是無須強迫施行的。政治組織的價值，是不必多懷疑的。『我們為什麼要服從法律？』對於這個

問題，現代有思想者的解答，要比二十年前人們對此的解答更含着功利性。如果功利的價值不是明顯的，這要求幾乎是完全偏面的，因此我們就要這樣問：人世間有沒有什麼道德判斷的標準？

那被人們所接受的道德標準雖在崩潰之中，但人們的生活之中却仍有若干的道德原則。就文學一方面而論，我們若拿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最遠的文學來研究，我們並不覺得其中缺乏了任何倫理的系統。我對於這一類文學雖然讀得不廣，但我所讀過的書却在我的心理上留下很清楚的印象。那些著作家大都是這樣假定着說：人們除了享樂以外，沒有一個是有任何人生的目的的；至於你們的尋求快樂，固可以隨心所欲地去尋求，但不能妨礙同道中的同樣享樂。如果你們的享樂不免要妨礙別人的享樂，你們就應當放棄享樂。人們對於一班情願放棄自己的享樂，——甚或忍受痛苦或捨棄自己的生命——而不願干涉他人的享樂的人們，是竭力讚美的。

上述文學書中所敘述的人們的整個生活的背後，如果沒有所謂「勞苦的民衆」的存在，他們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了。那些快樂的輕浮者，是靠着一

班人替他們產生財富的，如果沒有這班人，他們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從沒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應對一班替他們產生財富，而維持其生活的人負若干的責任。雖然這樣，這中間仍遺留着關於道德的系統的若干成分。捨棄你自己的享樂，以謀增進別人的快樂，這雖不是不得不如此的，但至少這是可以讚美的。

我相信許多的混亂之所以引起，那是由於查問那似乎是錯誤的目的的。這一件事是極其自然的，因社會中道德的慣例是能限制我們享樂的機會的。有許多事情是我們所要做的，但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必不可以這樣行。我們就問所以不能行的理由，而人們的答案是，這是錯誤的。以前我們若用適當的聲調告訴一個人說，他做錯了事，這就能引起那個人相當的感應。但是自從批評精神發達以後，這一點便失去了效用；所以你若告訴人們說，他們做錯了事，他們就會這樣問：『這有什麼錯誤？』或者會那樣問：『這為什麼是錯誤的？什麼是判定它的罪惡之標準呢？』

人世間並沒有一般的消極的道德原則，而可以使人們普遍地接受，除非

這些原則裏面含有動機或特別的情形。例如我們儘可以說，暗殺是錯誤的，因暗殺是一種錯誤的殺害；但我們並不說，一切的殺害都是錯誤的。有幾種殺害，是人們所認為合理的。暗殺總是錯誤的；但祇有暗殺是錯誤的嗎？有幾個事例是很清楚的；我並不以為人們對於習俗的倫理的排斥要變本加厲，並爲了要增加自己的享樂起見，就認真正的暗殺爲合理的。

但我們對於我們的標準，並沒有比以前更接近些。有許多事情所以受人們的責難，那是因爲從積極方面加以判斷的緣故。各國的粗淺的倫理規律，大概是消極性質的。那是因爲當時的人雖不能規定正常的生活方法的原則，但是根據長時期的經驗，他們却發見了某種行動和正常的生活方法不符。這便是許多消極的規則——如我們在十條誠裏所發見的——所以規定的由來。那些誠命乃是一個部落或一個種族的長期經驗所產生的結晶，他們從經驗方面知道某種行動如果在社會中時常被人們發現，結果是要不利於社會的。

這又可顯出那個部落或種族是在尋求某種生命，結果却不會尋得。但我們知道各部落的習慣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問題的複雜性就越發加重了。試問

你有什麼標準可以斷定一種習慣是對的，而另一種習慣是錯誤的？無疑的，人們若違反了社會機構所根據的任何慣例，那是一件極其嚴重的事，因為人們是在促成順序的顛倒；如果多數人都這樣做，事態就要更嚴重了。試問我們所能說的，僅僅是這一些嗎？

世界各國的倫理規律，在一件事情上是相同的，那便是說明是非之間的不同。在世界的某一方面認為是合理的事情，在世界的另一方面就認為是錯誤的。但無論怎樣，是非的區別是依然存在着的。

假如你們把每一種約束來一一研究一下，並對它提出「這裏邊有沒有固有的神聖性？」這一個問題來，你們就會發見沒有一種約束裏有這樣的神聖性。道德上的權威並不存留在這中間，它是存留在對於各項善事的比較的估計之中。例如被人類的本性所愛好的那些好事情，當然要比那些被生物的本性所愛好的事情要高等一些。人類和生物的區別，在於除了擁有獸性以外，更有種種其他的特性。人類和生物的區別，顯然是在這一點上。人類所有的能思想，能想像，能計劃，能決志等種種才能，大都是新得的，而且凡被那

些才能所發見的善，都是自然界所欣賞的；自然界並且爲了這一點，在進化的行程上作向上的努力。

人類的靈性如果是屬於永久的世界的，這樣，凡被靈性所欣賞過的善，也會得到額外的利益，那就是永遠被人們所欣賞，這是獸性的快樂所不能的。那些個人的特性既是我們所有的最高的原素，而且能約束其他的特性，因此，我們至少可以這樣提示着：人生中的至高的善，便是個人的關係；事實上，祇有極少數的人會對這一點引起爭論的，我們不能說，其他的原素如知識和美等，因爲提倡個人的關係，所以也是好的；它們所以是好的，因爲它們中間沒有最緊張的心和心的交接，它們和價值不在同一的等級的。

如果有人提出爭論來，並且這樣說：『按我所能說的，生物的享樂，和其他的享樂是同樣的好，不過有人喜歡這一種享樂，而別人却喜歡那一種享樂，』我們要答覆這幾句話，至少要回到進化的路上去。再者，我們所以能擁有這一些，那是因爲我們相信永遠的真理或事實的緣故。我所要說的，不過如此而已。至於價值的判斷，有時可說是直覺性的。你們或許能見到這一

點，或許不能見到這一點；超過了這個範圍，你們就不能得什麼了。我們若把上述的判斷應用到人生的一般目的和基本的原則上去，或應用到一切特種的行動上去，我們不過把問題弄得更複雜些，更可怕些而已。

特種的行動所以具有價值，那是因為它能提倡或妨礙人類之間最好的關係，——表示人性。一切特種的命令或禁制所以具有價值，因它能廣義地提倡或妨礙愛的關係；至一切關於價值的判斷，那不過是這一層的若干方式而已。你們大概都知道，道德的哲學有許多派別；但我覺得有益於你們的一件事，便是分辨出何者是達到目的的工具，何者就是目的本身。如果我們得不到任何清楚的觀點，我們必須自行決定何者是我們所準對着的目標。

知識和美如果被人們所分享，它們的價值就被提高了。在分享的時候，兩個不同的人格就在一種的關係中被聯起來，這在多數人的眼光裏，要比促成他們的聯合之經驗更有價值。我們用這種方法，無論能否把知識和美與愛聯起來，我覺得我們應使每一種的道德判斷中包含着這種意義：人生的目的便是在人民間提倡這種理想的關係。我們雖不時常這樣的思想，但這種原則

却是存在着的。換一句話來說，基本的道德律乃是這樣的：『你們當愛鄰如己！』

現在我們且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若干傳下來的慣例上去，並且要問問我們自己：我們對於它們抱着什麼態度？如果我們是基督徒，我們應當把那些曾在基督教的勢力之下長成的，同那些不曾受到這種勢力的感化的人們作一個嚴格的區別。對於一班曾在基督教的勢力之下長成的人們，我們要說這樣的話：『他們有着一種偉大的表面上的權威。我們不可把它們置之一旁，除非我們能在他們所要表示的原則中，找到了可以把它們置之一旁的理由。』

試以管束財產的法律為例。你可以這樣爭辯着說：財產所以是合理的，它的權利所以是值得擁護的，那是因為它能使人格更圓滿些；它能使一個人營一種更充分的生活，並能在更多方面表示他自己；因此，人們若能擁有財產，那當然是一件美事了。如果這樣，必須人人擁有財產，才可說是好的。一種財產律，如果只能使少數人擁有財產，而使大多數人空無所有，那就不能稱為很好的財產律了。

現代人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的心理，改變最多的要算是性的關係了。曾有人這樣清楚地提示着說：性的關係，就它的本性而論，實在是不大高尚的；但如果這是爲綿延種族起見的，那當然是很合理的。任何基督徒都不可說：凡由上帝所手創的東西，是生來就不好的。我們記得，當聖約翰在對人們作偉大的宣告時，他並沒有說：『道成了人；』他是故意選了代表人性中最低的原素的一個字來說這句話：『道成了肉身。』

在我看來，我們對於這一點似乎應當重新開始的，並且應當承認關於性的自然事實是完全健全的。但我們必須要追問，爲什麼我們的祖先另抱別的見解呢？光是不贊成別人的見解，而不更求進步，那是永遠不對的。你們必須進一步去研究他爲什麼持着這樣的見解？你們必要這樣說：『他必定會抓住一些重要的事情；只可惜他把它們抓錯了；但是我却要問：他究竟抓住了什麼？』他所抓到的總意大致是這樣的：性這件事是生物中的一種強有力的自然的慾念，因爲加上了人類想像力的渲染，它的力量就增強了不少，從此它在人性中的發展，就有完全失去了平衡的趨勢。因此，我們若要真正保持

自然界的勢力，使不致於妄加消耗，同時又給每種衝動以正常的訓練，我們就會覺得這是特別困難的。如果我們的祖先所說『在性的裏面不免有錯誤』這句話是錯誤的，他們所思想的『性的問題最是我們所當審慎對付的』這層意思，倒是很合理的。

我們應得承認性不但是聖潔的，而且是健全的。我們憑着性這種工具，不但能給予世界以別的物種，並能和上帝合作，給予世界以他所指定的，得享永久生活的孩子。人們若能了解這一點，他們就會像清教徒那樣，不致於隨便對性的事件開玩笑的。那不是因為性是不潔淨的，而是因為性是聖潔的。他不願意對性開玩笑，猶如他不願意對聖餐開玩笑一樣，——而且他所持的理由是一樣的。我們若對性開玩笑，那便是以輕忽的態度去對待一件值得尊敬的事了。

我們在這些事情上，應當重行調整我們的大部分思想。我們若從新約上去研究這個問題，我們便發見它是根據着一條很清楚的原則的。兩性的結合如果是要成爲合理的，它必須使它自身成爲靈性的結合的一種表現，同時那

種結合必須是終身的。我們若把基督和聖得羅對於這問題所說的話合起來研究，我們就會發見這能維持男女的結合的一種原則是這樣的：這種結合必須是一種極完備的靈性的結合的表現，而且是要終身維持的。

有了這一條最後的原則，其餘的一切自會隨之而來，因此，我們應當時常以最後的原則為我們的起點。我們應當先行發見這最後的原則是什麼，並以此為我們論證的根據。我們在開始時切不可引用特種的條例，也不可提出這樣的問句來：『這裏邊究竟有什麼神聖性？』

我們也當承認，我們從基督教的信仰中所得到的，無非是根本的原理，但這根本的原理，在許多方面是因入而異的。有的人希望福音能給他們以一個清楚的標準，使他們可以憑着它去解決特種的問題，例如：一個人應否不顧生活上的任何收入，而專心致志地去從事於藝術的工作？他應否放棄這種藝術，不從事於他所以為的出於神召的工作，而使自己在其他職業上得更優美的報酬呢？我覺得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找不出籠統的解答來。

但是有一件事倒是實在的：如果我們從宗教的立場——不光是從道德的

立場——去思想這些問題，我們就能知道上帝是我們的父，也是衆人的父；他的旨意即是我們的幸福，也是人類的幸福。一個人如能盡力去思想這樣的問題，並將這些事完全交託在上帝的手中，一方面又希望上帝的旨意成全在他的生命中，這樣，他就能完全明白這個旨意是什麼了。像這樣的事例，是時常會發生的。

當然，用籠統的話來談論那些事件是徒勞無功的。現在我要講述我自己的一種經驗，但請諸位不要想我是以自我爲中心的。以前我曾有過一次很困難的抉擇。我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極感興趣的，並且自信它是有若干的價值的。但那時候却有人請我去擔任一種在世人以爲更顯著的職務。我想竭力避免這個差使，並去請教我所能想得起來的每一個朋友，他們都勸我保持原有的位置。到那時，我必須決定我的行止了，因爲我必須寫一封信去答覆我的朋友；但是，因我把這問題越發想得審慎周密，我却越發不能決定下來；因此在那天晚上八時，我就開始祈禱，我繼續地祈禱了三小時，不曾有片刻的停止，那時的我，是在集中一切願望，要想確實知道什麼是上帝對我所表

示的旨意。我不覺得這三小時是怎樣過去的，我也不覺得這三小時是很長的；但是到了十一點鐘這時候，我已清楚地知道我應當做的是什麼，那便是接受新的位置。因為這種決定是合理的，所以從此以後，我不會對它有過絲毫的懷疑。別的人也許有比這個更顯著的，更親密的經驗，但是各人的經驗是不同的，因此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各各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職業是人所應當尋求的，如果他能誠懇地去尋求，他必能發見上帝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意志——並能按照他的意志去行。

現在有幾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們還不會找到關於這些問題的原則。現在讓我們先來認清那些問題，使我們心中不致於迷糊。這些問題便是人羣之間的關係問題了。你們諒必時常聽見這樣的話說：凡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在政治上就不能弄得很合理的。人民所要說出的意思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對待另一個國家，應當如同一個人對待另一個人那樣的。我知道這是和事實不符的。但我們却沒有充足的理論可以反對它。我們還不會找到國際間平等對待的原則，但國際聯盟是在這一點上盡它的力。我們還不會規定工業聯

合會對於雇主聯合會的關係，也不會規定雇主聯合會對於工業聯合會的關係。這種團體間的關係，同個人間的關係是不同的，我們還得竭力去規定前一種的關係。也許你們中間有人能在這一點上相助爲理。一個人如願犧牲其精神和才智在一種有益的事業上，那祇有極少數的事業能够比它更好了。

倫理的理論上所有的那些缺憾，並不減損我們所提及的根本原則和最嚴原則的價值。我們現在是以基督徒的資格來說話的，我們相信上帝——他是至高的實在，在他裏面可以找到完備的善，和絕對的能力，——曾顯示他自己。試問他是用什麼方式來顯示他自己呢？他不靠什麼法律，也不靠什麼條規，而是按照人的方式，把他自己顯示出來的。基督在他自己的人格中所顯示的，乃是人和上帝之間的正當關係，並顯示出人和人之間的正當關係，是起因於他們對於上帝的正當關係的。

基督不會給我們以解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或審美問題的方案，但他的基本原則對於這一切都是有關聯的。他並不關心於這些問題，他所關心的乃是普遍的和基本的問題。我想你們不會這樣說：一個專心研究科學的人因

爲做了基督徒，就能做一個更好的科學家，雖然他能做一個更完備的人。我也不致於這樣說：一個藝術家因爲做了基督徒，就能做一個更好的藝術家，雖然我希望從此以後他在藝術上能更加優美。我們所認爲重要的是，我們無論做什麼，我們所做的，務須對上帝和人類發生相當的關係。上帝在基督裏所給與我們的啓示，對我們是有直接關係的。道德的標準不是別的，它是基督的心理；如果我們是基督徒，這便是我們的偉大原則了。它不能幫助你們立即解決每一個特殊問題，但它却能給你們以一個標準。你們若願時常和基督在一起，你們就更會知道，按照基督的心理，你們的本務應當是什麼。你們道德上的權威不是一種原則，而是一個人格，這便是基督的心。

我們的道德標準乃是基督的心，對於這一點，祇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對它下批評，你們若肯研究基督的心，並且把它放在你們良心的面前，這樣你們的良心就會對它發生感應了。如果這就是標準，而我們又能對它表示誠意，這樣，直接的結果便是得到一種謙卑的感覺了。當人們爭論着道德標準的時

候，他們所要知道的，乃是他們希望遵守的規則的權威。福音所要告訴你們的，乃是你們應當日漸幾及的標準。有的人說，他們並不需要宗教，試問他們在那一方面不需要宗教呢？你們並不需要宗教使你們成爲世俗所希望的好人；因爲世界所給予的幫助，已足以使你們做到這一點。你們若能在遠象中看基督爲你們的標準，並能見到那已經存在的世界，和在基督心理中的那個世界，以及基督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而造成的那個世界，這樣，你們就會對宗教引起需要了。在你們得到這種遠象以前，往往自信你們的爲人行事，對於你們的同胞和你自己是完全滿意的。但是那樣的自信，並不能使你們的遠象成爲真實的。世界所以成爲這個樣子，那是因爲世上的人大都像我們那樣的。這是一切困難的根源。

世界上所以發生最大的惡，不是由於少數人的罪大惡極，而是由於大多數人都像我們那樣。我們若能抓住這一點，我們就能感覺到，我們的需要不是按照我們的途徑靜靜地向前進取的，而是尋求一種激烈的改變，和能把我們改變過來的能力。這是『福音』所希望要完成的事；這福音又能使我們永

這避免在道德生活中作試驗的愚昧。你們務必時常記住，當你們試驗你們的靈魂時，你們往往不能判斷所得的結果。凡是一種罪惡，它在一個犯罪者本人的心理中所引起的印象，總不及一個把這罪惡記得很清楚的人的印象那樣惡劣。我們如果做了一些不潔淨的事，我們便挫弱了我們嫉惡的心理，並使我們所要照的鏡子褪了光，如果我們用以判斷和導引我們生命的標準便是基督的心，我們就該嘗試着和基督常有團契，同時又當和一班尋求這團契的人常在一起。

我們要使這一點成爲我們生活中的主要職務。這要成爲『聯合』的一個維繫者，使我們和一班抱着同一目的的人聯在一起。在信徒的團契生活中，和基督時相交通就成爲我們應用道德標準到我們自身時的一種工具了。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誠命，不是難行的，也不是離你遠的；不是在天
上，使你說，誰替我們上天取下來，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
海外，使你說，誰替我們過海取了來，使我們聽見可以遵行呢？這話却

離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裏，使你可以遵行。——申命記卅章十一至十四節。

現在你要寫一篇歌，教導以色列人，傳給他們，使這歌見證他們的不是。——申命記卅一章十九節。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馬太六章廿二至廿三節。

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名。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爲此。——約翰三章十七至十九節。

耶穌說：我爲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裏的法利賽人，聽見這話就說：難道我們也瞎了眼麼？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

們能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約翰九章卅九至四十節。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教主獨一的上帝，願榮耀，威嚴，能力，權柄，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歸與他，從萬古以前，並現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猶大書二十四至二十五節。

第四章 罪和悔改

我們曾設法使我們明了，上帝乃是絕對的能力和完備的善之一種結合，他也是世界的創造者，統治者，和支持者；他曾創造萬物；萬物是爲他的喜樂而受造的。我們也想到，宇宙是依照上帝的思想而存在的，這所表示的思想就是他的道；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被造的東西了。我們曾想到福音的宣傳問題，我們想到這個道是藉着耶穌基督而得明瞭的。我們也覺得耶穌基督的心智最後能使我們得到關於道德的標準。後來因爲整個的宇宙中不免有罪的障礙，因此整個的組織和希望似乎都被推翻了。

以上這句話也許說得太過了；因我不知道近代科學在星雲中所發見的，究竟有什麼奇異的行爲可以稱爲惡；至少，在這個星球的全部歷史中，他們不能有這樣的發見。但是惡的存在，並不是因人而開始的，雖然惡同人們發生關係以後會變得更壞的。惡在沒有人類以前是已經存在的了；如果我們根據自然歷史的學者所給我們的許多證據，而猶欲斷言整個的受造物之間並沒

有什麼惡，並沒有什麼同那具有愛心的上帝所需求的相反，那就很難自圓其說了。

我們估評生物的痛苦，最容易言過其實，因我們常用我們對於自己的痛苦的估評，去估評生物的痛苦。就我們自己而論，記憶和預見——當它特別出之以恐懼的方式時——乃是使那些經驗感覺到痛苦或可憎之重要原素。如果痛苦的感覺祇限於目前這一個時期，那麼大部分的痛苦就會自然而然的消滅。我們沒有理由可以猜想，生物是時常受恐懼的侵犯的。在另一方面，要把我們所有關於生物的知識，同我們所有關於上帝的愛之觀念聯在一起，那是極其困難的。

那充塞在全世界中的一種惡，當它在有意識的生活中表顯它自己時，那便是罪了。靠近聖經的開端的幾個神話，曾述及原始時代的人怎樣按照他們所不懂得的規則去存活。那些規則祇是單純的條規，其中沒有原則之可言。我們要瞭解神話，很重要的一點，便是注意到上帝的聲音證明了蛇應許婦女的那句話：人若喫了禁樹的果子，就能分別善惡了。人固然知道他所喫的是

結果，並且知道這是錯的，但他並沒有關於善惡的原則。在他的心理中，特種的吩咐和禁例還不會達到原則的水平線。它們不過是知識而已。那規則只是這樣說：『你必不可以這樣行』；但自從世人違反了這種規則以後，他們就把原則發見了。那是一種極熟的經驗。當我們違反了一些武斷的和毫無意義的規則以後，我們就能發見支配那些規則的原則了。我們設法使因果的關係發生了效用，使我們初次明了宇宙間爲什麼有禁例；可惜這是太遲了。人類在這一點上的發見，不幸就是人類的墮落；這種發見裏邊，包含着以下這兩件事：一、罪的現實性；以前被感情驅使着的惡，現在却成爲一件被人所知道，而且是故意的事了。二、人類可以有和上帝聯絡的可能性。我們也像上帝那樣，能够辨別善惡，同時犯罪的可能性，以及和上帝交通的可能性，就成爲同一件事。凡讀過亞利士多德的著作的人，對於這一點當然是十分熟悉的。同一的才能，常有兩種相反的可能性；因此，使我們和上帝交通或團契的可能性，對於別人也許會成爲犯罪的可能性。我們更須承認，以前在基督教的思想中佔重要地位的『人類的墮落』，現在却成爲進化論或其他理論

的基礎上的——個實在了；因為一個故意表示殘忍的人，當然要比一頭生來便如此殘忍的動物更覺可惡。人類雖然知道他所做的是什麼，並且能把一種行動同另一種行動去比較，然而他却選擇那較低的一種，——這種行動，比較一頭為滿足自己的本能而去玩弄老鼠的貓，實在要壞上許多。

在那個神話中所表顯的第一件事，便是人類羞恥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因為自己所擁有的動物的本性而引起的。在這裏，那個神話是說得很對的。我們對於自己所需要的的生活，常不惜加以選擇，那種選擇是要長期繼續着，重複着，直到後來，終於養成一種習慣或決心了。我們所常選擇的是這樣的：我們應當按照身體中的每一種衝動去生活呢？還是應當按照那利用人類本性中的若干原素而造成的計劃去生活呢？我們若要完成一種企圖，——雖然這是屬於極自私的一種——對於自己必須加以若干的控制。我們必須控制自己的衝動，使它們不致於超出常軌。一切文明人所最努力的，並且已取得若干勝利的，便是使靈性能控制動物的本性。人類一方面感覺着他有趨於更高一些的原素的驅策，一方面又感覺到他的動物的本性的強烈，所以他的最初

的道德上的衝動便是羞恥的衝動了。這種和獸性的衝突，在人類的一生中是綿延繼續的，雖然衝突的方法是隨時變更的。我們因為有靈性的原素去同動物的本性對抗，所以我們便有機會利用天國的國民資格，去盡力向善了。

從這種初步的攷慮，我們要進一步地問問我們自己：我們怎能查出我們生活中的惡呢？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的道德標準便是基督的心理。聖保羅對於罪的界說是這樣的：罪就是『缺乏上帝的榮耀』。我們時常把『罪』這個字的用途限制到有意的錯誤行為上去，這事的損害究竟怎樣，那是很難加以估評的。環繞我們的每一件事，如果不合上帝的旨意，那便是罪了。我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如果缺乏了上帝的榮耀，那也是罪了。新約中的許多著作，以及教會史中許多信徒所用的多種文字，如果不會經過我們的思想工夫，對於我們是不大有意義的。我們各人都能想出幾種有意做出的錯誤行為，那些是我們的良心所當敏銳地感覺到的。我們的本分就在於查察那些錯誤的行為，並讓它們來警告我們：我們對於自己所認為合理的，所表顯的虔誠心是怎樣的薄弱啊！但我們也應當記住，我們所應當做的，要比這些多得

多。一個人如果時常按照他所認為是自己的本分的去實行，那是不夠的；在這裏，他還有一個先決條件：他必須以真正的本分爲他的本分。在我們的本性裏邊，往往藏着最深沉的罪惡，那是我們所不曾發見的。那些罪惡，常和我們特別表示滿足的事情合在一起。靈性發展的一種必要的法則，就是要我們感覺到我們生活中的一件一件事，我們思想上的習慣，以及使我們感覺滿意的必然的行動，是和基督的心理完全相反的。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要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完全依賴我們的良心。

良心這個字裏邊，含有許多種的意義。它是一個很含糊的名詞，但多數人却以爲它是一些自然的感覺，那些感覺有時是對於自己的行爲表示滿足或嘉納的，但在更多的時候，那些感覺便是對於自己的行爲表示責備或不安，而責備或不安乃是對於我們的一種警告。從一方面看，良心可說是聖靈在我們內心中所發出的聲音。我覺得那些自然的感覺之所以引起，乃是我們本日的道德訓練的結果。我們所以能得到那些訓練，那是因爲我們能參加國家的生活，並已不動聲色地採取了國家的一切標準。我們一方面贊成那些標準，

一方面又避免一切蔑視那些標準的原素。在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內，那些普通的標準雖是在基督的精神的勢力之下造成功的，但是這種勢力不一定是能控制一切的；因此，我們就不能指定那些標準一定是屬於某一方面的。一種警告如果是在反對我們所愛做的，那便是一種健全的警告了。

我們決不能因為良心不給我們以警告，就避免罪的責任，因為我們行事的標準往往有極其錯誤的。如果我們說，英國一部分的社會所接受的行事標準是和基督的心理相合的，那便是妄談了。我們必須照基督的心理，永遠批評那些標準，和我們的靈性所受的刺激；我們要查考出我們這樣做究竟有幾分是合理的。對於這種問題，我們各人的答案不是一概相同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在新約或其他規則書裏，找到任何乾脆的答案。所以，我們必須為我們自己找出所需要的答案。

如果我們把自己的生活同基督的心理並列在一起，並且互相對照，我們能不能說那放在我們口中的言語是言過其實呢？有些人說，他們不願意稱自己為『可悲的罪人』。如果他們所謂『可悲』，就是『不快樂的』意思，他

們的不願意乃是合理的。有的人也許是極其快樂的罪人；他們也許會在地獄裏感覺快樂。如果他們所謂『可悲』就是值得憐憫的意思，試問我們中間會不會有人否認，我們乃是值得憐憫的罪人？我們的確是罪人，並且是值得憐憫的。

我們有一種自然的趨勢，那就是按照我們四周圍的人的言行舉動，來判斷我們自己。實在的，人們給與我們的榜樣，他們對於我們的期望，以及我們深怕自己失去那些期望，——這一切，自會使我們顧到平時被人們接受的標準。我們在靈性生活中，常得着世界的幫助；例如它能幫助我們反抗肉慾的試探。世界也能幫助我們去反對仇恨和惡毒的罪，因為世界所喜愛的乃是和氣與温情。但是，當我們和世界有所掙扎時，世界就會傾向到錯誤一方面去。如果我們想到基督所需要的，正是世人以為是愚笨和狂妄的，這樣，世界也會傾向到錯誤一方面去。承認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⁵⁶是愚笨的，並不限於有知識的希臘人。現在雖沒有人說這樣的話，但他們以為這原則是愚笨的。如果我們想到基督要問我們的問題時，世界就會趨向於錯誤一方面去，同時

我們的困難也會開始。

現在，我們不妨把昨天所討論過的思想加以一番審查，以便作進一步的討論，一方面又要問一句話說：世界上的最大的惡是從那裏來的？世界上最大的憎惡是從良心中得來的，如宗教裁判所的成立，至少是根據着自以為服從良心的立場的。……極大的惡不是從墮落的良心中得來，而是從世界的標準並不比良心更高這一個事實中得來的。數百萬人住居在一處的，或許能有很合乎情理的慷慨，但這種慷慨裏邊往往附帶着一個條件，那就是他們的慷慨必須不嚴重地妨礙他們的快樂，使他們心裏仍能以自我為中心；如果那種原素繼續地保存，結果就會產生戰爭，貧民窟，和流汗的勞工。你們也許可用法律去阻止那些事情的發生，但是當你們訴之於法律時，民衆就會覺得惡是不再能容忍的。法律祇是道德的進步的結果，不是道德的進步的原因。我們大多數人所注意到的，乃是我們對於國家和文化的共同罪惡應負的個人責任。我們所以對於共同的罪惡負起個人的責任，那是因為我們的參加共同罪惡，使那種罪惡有了進展的機會。除了我們的參加以外，別人的參加也正

和我們一樣。但我們應知道，不是每一種罪惡都是這樣的；不過那種事例倒是到處可以應用的。例如娼妓制度是一種罪惡，試問那種制度應否由一班利用那種制度，而實行放縱的人來負其責任？這樣的使人負責任，是不是很恰當的？這一班人爲什麼要利用娼妓制度呢？如果我們都能維持我們所認爲合理的標準，試問他們還會利用這種制度嗎？

如果我們聽得有人在說降低道德標準的話，我們便有膽量挺身而出，說了幾句主張正義的話，而不願意臉上佯笑着，而口中却不發一言，——那豈不是很好的嗎？如果我們下了這樣的決心，我們自會發見大多數人對此的贊助；但如果要處於領導者的地位，那自然是需要膽量的。一種輿論裏面，並不包含人民所思想的，而是包含人民所思想的而表示於外的一部分。這是擁有相當的勢力的。忠誠是一種德性，但這種德性在基督看來究竟有何意義？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爲自己定下一個新標準。我們時常錯過機會，不曾爲基督的使命下了決心；但我們知道那樣的決心，對於世界上的一種重大罪惡的消滅，倒是很有貢獻的。大多數的問題，如果我們要解決它們，固然

需要最審慎和最澈底的思想的，但如果民衆的心是不正直的，無論多大智力也不能解決那些問題。人們的心如果要正直，唯一的方法便是和基督的心合起來。如果這種使命不能達到任何目的，我希望它能激動幾個人，使他們能下決心，等待着相當的機會，使我們能盡一些重大的責任，使世界所負的罪的重擔能够輕鬆一些。當你們對着那些罪惡望着時，你們會不會躊躇着說：『罪的重擔是不堪容忍的？』如果現在你們還不覺得罪的重擔是不堪容忍的，你們就應當有這樣的感覺。上述的那句話，並不代表我們現在所感覺的，乃是代表我們以基督的門徒和肢體的資格，所應當保持的一種感覺。

約翰來了，曾對人們這樣說：『改變你的對於人生的看法；因為天國近了』。接着耶穌來了，也說了這樣的話。只可惜我們把『悔改』這個字的意義降低了，而使它和『悔恨』這個字的意義相差不遠，——雖然我們都感覺到，如果錯誤的行爲不放棄，那並不是真正的悔改。一首簡短的舊詩，曾這樣寫着說：

光是說『我憂愁，我悔改』，

接着便照舊前進，

如同你以前所走的，

那是不夠的。

悔改不是單單指着放棄一種壞習慣而言。它所關切的，乃是人們的心理，——要人們得一種新的心理。什麼心理呢？便是基督的心理，——足以供我們參考的一個標準；一方面又要我們按照他的方法，學習着去觀察這個世界。悔改的意義便是採用上帝的觀點，來代替我們自己的觀點，其中更無需有憂慮的成分。悔改的自身中，不但不含任何憂慮的成分，更是世上的一件最快樂的事；因為，我們如果悔改了，我們不但採用了真理的觀點，並能和上帝有團契。悔改是要把我們所以爲善的一切東西，加以完備的重新的估價。世界好像一家店鋪的窗子，裏面陳列着許多價格不同的貨物，不幸在一個晚上，有一個胡鬧的人藏身在這裏面，把價格的牌子調動了一下，以致在廉價的貨物上反而標出了高價的牌子，而在高價的貨物上反而標出了廉價的

牌子。我們是讓自己被拉入於這個世界裏邊的。所謂悔改，便是把那些價格牌子放到原有的貨物上去。基督在世爲人時，曾稱呼他的一個門徒爲「撒但」，理由是這樣的：那個門徒的思想只是像人那樣的，而不像上帝，——因此，他就被稱爲「撒但」了。

無疑的，悔改往往是從憂慮之中開始的；那是因爲，當我們發見自己是一種不合理想標準的人時，我們便表示嫌惡，而這種嫌惡便激動我們去尋求一種新的心智態度。唯一有關係的一件事，便是取得一種新的瞻望了；如果憂慮不能使我們達到這一點，它便是無用的，耗費的。所以悔改的第一個必要條件，便是一種關於上帝的遠見了。我們在想到自己的錯誤以前，我們必須確實知道我們的心是在直接對着上帝的光榮。我們在開始時必須使我們的心直接對着上帝，這事的必然結果便是自卑了，這猶如以賽亞在聽得塞累甫（按即最高位的天使）的歌聲時所表示的。「禍哉，我滅亡了，因爲我是口唇不潔的人；……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如果我們要知道我們對於上帝究竟有沒有真正的了解，那祇要看我們有沒有自卑的表示就可以知

道。如果我們沒有自卑的表示，那就顯出我們對於上帝還不會有真正的了解。但是，對於上帝具有真正的了解，乃是人生的第一個必需。那種自卑的結果，使我們此後對於自己所要做的下了決心，並使我們不期然而然地對於上帝有一種新的欣賞和更充分的遠象。這樣的法則是在重新開始了，在每一個時期裏，它是在使我們和基督的心理日漸接近。

我們不必等待基督教來告訴我們：一種未經考驗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因這樣的話柏拉圖早已說過了。我們必須信任我們自己。但我們應當怎樣做呢？要實行自省的方法，我們可得許多種的幫助，有幾種是很好的，有幾種是很可怕的。我現在要把如何辨別壞的援助的方法告訴你們。如果一種援助要使你們答覆關於行動的許多問題，那便是不適宜的援助了；因我們的自省方法並不多注重於行動方面。我們對於那些問題，無論加以怎樣澈底的研究，結果都會發見它們是『無罪的』。至於那些留下來的，認為有用的問題，我們就會發見它們是沒有多大關係的；或有時我們以為它們是有效用的，其實它們倒是沒有效用的。那樣的問題，容易發生兩種不良的結果中的

一種：它會使我們感覺比較的自滿，那是人類的靈魂所能墮入的最壞的境地了。在另一方面，當我們竭力想要避免那種命運時，我們就會犯了特種的錯誤，那就是說，我們不免要錯失我們比例的感覺，而把不重要的東西認爲很重要的。

我們的自省務須竭力和動機發生關係。我們應當使我們的品性，和基督在他的八福裏，保羅在他所說明的聖靈的果子裏，以及人們對於基督的心理的分析裏所顯示的基督徒的品性互相比較，並且要看看我們的品性在行動，感情，計劃，和希望等各方面，究有幾分之幾能和基督徒的品性合得起來。我們決不可讓我們的良心被一種謬誤的見解所消滅，那種謬誤的見解是這樣說的：自我犧牲的生活，因它的本身是一種選擇的結果，所以它就像別的生活那樣的自私了。不自私的極點，便是樂意捨棄自己的快樂，以謀別人的幸福，到了那時候，慾望才被認爲正當的。

我們應當查察我們的動機。在許多星期中，我們也許不犯許多的錯事，但我們却犯了許多的小錯；那是因爲我們的好惡不能同基督的心理合起來。

請記着悔改的動機便是希望，便是『天國近了』，——它是時常存在着的。如果每一個人都能用基督的眼光去觀察生命，用他的心來感覺這生命，用他的心智來思想這生命，——這樣，天國就會早日臨到了。我們的悔改的完成以及天國的臨到，並不是所謂因和果；它們乃是同一的東西，不過從各方面加以觀察而已。

凡能激動我們在此努力的一種原動力，對於我們的短處決不會感覺慚愧的。本星期內，我所以要對你們說這些話，我的目的是要你們時常和耶穌基督有親密的團契。你們在祈禱的時候，務必要想到他；在擬訂今天或明天的計劃時，也應當想到他。你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應當傾向這一位基督，並且應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

*

*

我要為我所親愛的唱歌，是我所愛者的歌，論他葡萄園的事。我所親愛的有葡萄園，在肥美的山岡上。他刨挖園子，檢去石頭，栽種上等

的葡萄樹，在園中蓋了一座樓，又鑿出壓酒池，指望結好葡萄，反倒結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猶大人哪，請你們現今在我與我的葡萄園中，斷定是非。我爲我葡萄園所作之外，還有什麼可作的呢？我指望結好葡萄，怎麼倒結了野葡萄呢？現在我告訴你們，我要向我葡萄園怎樣行。我必撤去籬笆，使它被吞滅，拆毀牆垣，使它被踐踏。我必使它荒廢，不再修理，不再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長，我也必命雲不降雨在其上。萬軍之耶和華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愛的樹，就是猶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誰知倒有暴虐。——以賽亞書第五章一至七節。

衆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他講道。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耶穌就用比喻說，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歡歡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裏，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爲他歡喜，較比爲九十九個不

用悔改的義入，歡喜更大。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塊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着麼？找着了，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落的那塊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爲他歡喜。——路加十五章一至十節。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馬太十一章廿八至三十節。

因爲上帝將衆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衆人。深哉，上帝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因爲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顯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羅馬書十一章三十二至三十六節。

第五章 十字架的意義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於是耶穌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就跪下禱告，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上面所引證的兩段聖經，表顯出上帝所做的兩件不同的事：一是創造出一個充滿了無數星宿的宇宙；二是使一個自私的靈魂成爲一個可愛的靈魂。在於上帝，創造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旨意是能得到完成的，而且不必費什麼力。他『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要把我們那樣的心從自私的中心轉移到屬於上帝的本性之愛心，那是必定要極其傷痛，汗珠像大血點那樣，並且要死在十字架上。

讓我們記住十字架在全個故事中的地位。在該撒利亞斐力帕，耶穌曾被一個爲他所選擇，和他同在的人所認識，其餘的人們，也至少願意認識他。

從那時起，他們便成爲彌賽亞的從者了。人們所希望於彌賽亞的，便是要他創立上帝的國。在民衆的心理中，最熟悉的一個印象，便是耶穌應當率領民衆，作凱旋式的遊行；但是耶穌却要警告他們，這種遊行將要取怎樣的方式。他說：將來會有一種凱旋式的遊行，但這種遊行並不是多數人所想像的。參加這種遊行的人們，像一羣被判決的囚犯那樣，跟着他們的領袖走到處死的地點去。他說：『凡要跟從我的，必須背着十字架來跟從我。』只可惜十字架這個名稱，常被人們用作一個容易的比喻，來代表人生中的小小的難處。因此我們對於耶穌所說的那句話，應當表示嚴肅的熱忱。

在基督被人們所承認，以及改變了形像以後，他便開始傳他的新的教訓，說是他所要做的，要使他的彌賽亞資格能夠發生效果的一件事，便是領受痛苦了。接着，他便立刻到耶路撒冷去。一切的事，都有審慎的準備；也有人經過預先的接洽，早已等候在那邊；所以當門徒等需要一匹驢子的時候，那個人就會把一匹驢子牽過來給他們，因爲『主需要牠。』這一切都是預先計劃好的。他是有意地在成全撒迦利亞的預言；因此他便宣佈，他要

怎樣的彌賽亞，因為驢子是大官們所騎的，和平平地騎着走來的，而駿馬則代表征服和實力。和預言有密切關係的，便是這一句話了：『他將對萬國宣講和平！』但是無疑的，他是在成全他的預言了；因此，在耶路撒冷的當局者不得不注意他的言論，更不得不注意他的凱旋式的行動。他這樣的舉動，使一般羣衆無所措手足，——除非他們能準備接受他，把聖殿打掃得乾乾淨淨的，歡迎他進去，並承認他的權威，（在這裏，祇有大祭司的權威是被承認的。）一方面又取消他們的被風俗所認可的既得利益。因此，他們對於這種種要求，就不得不有所舉動了。於是在禮拜六那一天，基督就很審慎地爲他所需要的秘密的最後晚餐有所準備；餐後，他就從那邊走到他每晚所要去的一個所在，使他的被捕成爲必然的事實。當他站在衆人的面前時，衆人便對他公開宣言的話，引起強烈的挑戰，於是他便宣稱他的降臨已經開始了，他說：『從這個時候起，人子要坐在權能者的右面。』事實所表顯的，正是這樣的。從那個時候起，他便對世界顯出他的能力來，以便更能統制人類的心和意志，至這種能力的中心源流，便是他的十字架了。

我們所閱讀的，不僅僅是過去的事情的一個記載；我們是在觀察永生的上帝的形像，因為他是『道成了肉身，而我們也看見了他的榮耀。』現在呢，我們還能看見這榮耀。我們也看見了愛，這愛——上帝最內在的秉性——是在和它的捨棄對抗着，並且是在應付這個局勢。其實這種捨棄乃是補救自私的最後方法，它所成就的，乃是人類經驗中最優秀的原素的根源。耶穌基督根據他的背負十字架的方法，使魔鬼的最壞的部分，變成了上帝的最優秀的部分。但是事實是一般無二的；我們所希望要了解的，便是這一點了。

關於救贖和十字架的真正意義，必須從上帝的愛開始的。有些人武斷地說，這種真正的意義是從上帝的憤怒開始的，這種憤怒是需是緩和的。我們不可以從這一點開始的。『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了他們。』『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爲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所以，那關於救贖和十字架的意義之真正意義，並不是從上帝的憤怒開始的，而是從他的愛開始的；這愛必須把我們所破壞的舊關係恢復過來，使我

們能進入那以前不會有過的，子女對於父親的關係裏。

在福音的中心裏，包含着關於自由的饒恕的允許，這種饒恕的條件便是悔改。關於悔改的完美的表示，那便是浪子回家的比喻了。但如果上帝不願意縱容我們，或不願意放棄他的完備聖潔的品性，他怎樣能饒恕我們呢？印度教和佛教對於基督教的一種反對是這樣的：基督教裏邊關於饒恕的教理，一定是不道德的。∴∴

試問饒恕是不是一定要不道德的？是的，饒恕這個字的意義，如果按照人們所了解的而論，或許有成爲不道德的可能。從上帝這方面而論，所謂縱容我們，便是他要對我們的自私和不潔說這樣的話：『啊，那不要緊！來啊，讓我們照樣做朋友。』『他是一個好人，一切的事自會安排妥當的。』那樣的態度，是要敗壞道德的。上帝也不能把一種渴望着饒恕的愛，和愛給予悔改的一種饒恕顯示出來，使人們都能知道它們，——除非他能同時告訴我們：我們的自私對於他是有意義的。如果他只從平安的天堂望到地上來，對人們這樣說：『不要緊』啊，這樣，我們就不再能崇拜他了。因爲他的居

心是在我們的良心的水平綫之下。但是，凡得過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示的饒恕的，就不致於以為上帝曾說過『不要緊的』這一句話，也不致於以為上帝自己是不管什麼的。原來上帝所注意的，乃是這個時代的人和其餘各時代的人之『以自我為中心。』因為有了這一點，因為他曾表顯這一切對於他的意義，他便能說出饒恕的話來，並能歡迎我們重復和他親近，而不致損害我們的良心，同時更會使我們的良心愈加敏銳。

十字架的第一個重大的功用，是關於創造和救贖中的上帝的旨意，——它要使上帝的饒恕的愛成為正直公義的。我們若細心閱讀羅馬書第三章，我們就會發見該書所用的名詞雖和現在的不同，但這是保羅所最關心的。上帝的這種饒恕的愛能否完全成為公義的呢？如果他是完全公義的，他能否顯出饒恕的愛？是的，他是能夠的，因他能把基督在他的血裏表顯出來，並視基督為一種和解。那被譯為和解的字，還有另一種意義，那便是『慈悲的座位，——』也就是上帝聖潔的愛和人們的罪相交接的一個地方。基督所流的寶血，便是他為了上帝國的使命所犧牲的生命。至於這個生命究竟怎樣奉獻

給上帝以及上帝的國，那是要在幾天以後再提到了。

現在我們要從上帝這方面轉到我們自己的方面了。「你若能悔改，就必蒙饒恕。」但是我應當怎樣悔改呢？我所以要做錯事，那是因為我喜歡錯事；我不能因你的勸告，就不喜歡錯事。但如果我成爲一個新人，或憑着新的眼光去觀察錯事，我就不致於喜歡錯事了。如果告訴一個人說：你若肯悔改，就必被饒恕，那是無用的，除非你能告訴他怎樣悔改。正如柯利治 (Colridge) 所說的，福音的最高功勳，不在於它能給悔改者以饒恕，而在於它能給犯罪者以悔改，——不過這個犯罪者必須要把信仰施諸實行，並且要能感覺到他們的不能合符上帝的完備的愛的所在。如果我們以基督在喀西瑪尼園中的事以及他的被釘於十字架，來說明我們的失敗對於上帝的意義，我們就會發見我們的生活中從沒有一種罪惡對於我們會有如此的親密；如果我們要棄掉那種罪惡，那是很需要時日，猶如我們要使這種印象成爲真實的和生動的，也需要相當的時日的。因此，十字架的第二種大功用，便是使我們有資格去接受上帝所願意給我們的饒恕；它使上帝有施捨的可能，一方面又使我

們有接受的可能。

試問饒恕究竟是什麼呢？對於這問題，我曾引用一句最能代表這意義的詞句；但我們的饒恕常是沒有價值的，因我們以上帝爲父的觀念是不很清楚的。我們並不真的以爲上帝是在愛我們，如同父親愛我們那樣的；我們也不像他的子女那樣的去愛他。我們的腦筋中充滿了從法庭方面得來的印象。：我們又像處於被告的地位的囚犯，對於庭上的推事毫不發生個人的關係；他並不想他的錯誤行爲給與推事的痛苦，他祇想到推事將要怎樣對付他。如果子女犯了錯誤以後，對於父親也持着那樣的觀念，那豈不是一種很壞的家庭生活嗎？如果此中一有了愛，則所謂饒恕，並不指着刑罰的免除，而刑罰也沒有侵入的餘地。所謂饒恕，便是回復親密的意思，這對於我們是可能的。如果我們說，在我們過去的經驗中，我們從不會有過一個和上帝親密的時期，這樣我們就該記住，我們乃是偉大的人類的一部分，並且擁有以自我爲中心的承繼物。在我們個人看來，饒恕不一定就是日漸回復的意思，而是打破了疏隔，使我們能有真正的團契和交際。

我們如能把這一點弄得很清楚的，我們就能永久取消那些使人感覺困難的觀念，說是我們的主不惜擔負由於我們的罪所引起的刑罰。但真理乃是這樣的：我們的主憑着他的痛苦，使我們不致於長時期的同上帝疏隔，也不致於喫了那種疏隔的虧。所以從一方面看，他的痛苦雖然是爲我們代受的，但這不是一種可以轉移的刑罰；它多少是一種已經付過的代價；它是所給與的一些東西，使我們因此可以得自由。它是一種真的取贖，但上帝所時常關心的，不是救我們脫離罪惡的結果，而是救我們脫離罪，而罪的中心便是自我。所以，上帝要救我們脫離自我的中心，並且要使我們進入一種以上帝爲中心的生活裏。

我們若研究基督應付人們的方法，我們就會發見他是準備以奮激或猛烈的說話和非難，來剷除那妨礙他的愛心的要求之自滿。他的非難似乎是專對着一班自滿的人的，同時也對着一班比較有德性的人們。基督的目的，是要把我們拉入到愛的真正的團契裏去；那就是說，我們的生活是被愛所充滿的，因而我們就願意服務，而不願有所獲得。但是我們也可以拒絕這愛。本

星期內，我要提到那拒絕上帝的愛的人的最後命運。在一方面，我們有能力拒絕這愛，而上帝也不會廢棄我們的這種能力；在另一方面，也有人這樣說：全能的上帝在對付一個捨棄他的愛的人這件事上，却不幸失敗了；那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的問題，我們承認它是特別屬於永生界的，而且似乎是不能得到完全的解答的。因此，我就以為，我們還不如把這個問題擱起來吧。但是有一件事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永久的苦惱是應當被排斥的。如果人們不會從希臘人的和聖經以外的思想中輸入了關於靈魂不滅的觀念，却憑着他們已有的見解去讀新約，他們從這中間所得的信仰，決不是關於永久的苦惱，而是關於滅亡的。那被稱為永遠不滅之火的，乃是地獄中的烈火，不是被投入於火中的生靈。據我看來，新約一書對於我們的最確實的教訓，乃是我們所作所爲的都具有『永久的影響』。

福音並不想憑着恐懼去救人。在一切情緒之中，恐懼可說是最以自我爲中心的。如果我們時常利用恐懼，把它作爲道德上的一種訴求，結果祇能使我們更加以自我爲中心，並使這種訴求不能達到它的目的。我們應知道永久

的愛所走的路，便是十字架的路。

我希望諸位之中有熟悉陀斯妥伊夫斯基 (Dostoevsky) 的奇異的小說的。這小說裏記述一個關於偉大的審問官的寓言，我不要把它詳細地說出來，我祇願意把它簡略地說一說。這寓言的大意是這樣的：在基督教徒審問異教徒的時代，我主耶穌曾回到地球上來，並去訪問一個正在工作的城市。當他在全城遊歷的時候，人們就會忘記他們的顧慮和愁悶，大家都覺得高興快樂。他並且像從前那樣的醫治一班患病的人。一天，他碰到一隊送喪的人，看見一個寡婦正在哭她的一個獨子；他跟着送喪的人前進，並將死了的孩子醫治，交給他的母親。這件事是發生在大會堂的區域內；那時有一個偉大的審問官，從會堂的大門口走出來，他是一個九十歲的老年人，他不穿平時所穿的華麗的總主教的袍子，（他穿着這袍子，曾於前一天判決許多異教徒受火刑。）他祇穿了一件樸素的長袍，並帶着兩個衛兵。他看見基督教把那個死了的孩子醫活了，他就吩咐他的衛兵說：『把他抓住！』衛兵聽從他的話，把基督拘捕入獄了。

那天晚上，偉大的審問官去訪問那個囚犯，並對他說了許多話；但是對於那些話，他却一概置之不答。於是審問官就這樣說：『我知道你所以要求緣故，你是要來復演你在曠野裏的重大錯誤的，並且要敗壞我們的工作。試問那偉大而聰明的靈賜給你什麼呢？那便是可以支配人類的三件東西：麵包，權威，和神秘。聖靈吩咐你，把麵包當作你的事工的工具。人們往往會跟從一個能給予麵包的人，但你不給麵包；人們所以跟着你，是出於愛心和虔誠，否則就不會跟從你。我們不得不改正你的工作，否則跟從你的祇有少數的人。聖靈也吩咐你掌握權威；一個獎勵服從者，而刑罰不服從者的人，是能得人的服從的。但是你不願意這樣做；人們所以服從你，是出於愛心和虔誠的，否則就不服從你了。我們不得不矯正你的工作，否則祇有少數人會服從你。他吩咐你顯些異能，使人們可以驚服，可以相信；他們願意相信一個包含在神秘中的人。但你不曾這樣做；人們信仰你，應當出乎愛心和虔誠，否則就可以完全不信你。我們不得不改變你的工作，否則祇有少數人會相信你。現在你是來重演你的重大的錯誤的，並且要破壞我們的工作；但是

這一點是不會成爲事實的，因爲明天我要燒死你。」

審問官停止了他的說話，但那囚犯依然不說什麼，他祇從坐着的地方站起來，經過了囚室，吻着那老年人的沒有血色的嘴唇。於是審問官打開了囚室的門，口中說出一個「去」字。那個囚犯就出來，步入於漆黑的夜晚中，不再被看見了。

老年人怎麼樣呢？囚犯的接吻，在他心中燃燒起來了，但他並不改變他的意見或行動。

試問我們是否應當改變我們的意見或行動呢？

我的靈魂，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

要求着如此奇異的，如此神聖的愛。

如果這就是靈魂，生命，和「一切」所要求的，試問我們對於這種要求應作何種感應呢？我們怎樣可以顯出我們是在作這樣的感應呢？我們應得把它所要求的呈顯出來，這便是在悔改之中表顯出愛來，也就是以基督的心來

代替我們的心；以愛的心來代替我們自私的心。基督更給我們以『浪子回家』的比喻，這比喻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悔改，就能得饒恕，而悔改是和饒恕相符的。基督在不講比喻的時候，就把關於悔改的一部分選出來，而特別加以注重。他又要求我們對人們也持着饒恕的心理。我們應當記住，基督對於這方面的注重是決不會言過其實的。理由是很清楚的；這也是一種最重要的測驗。我們知道，愛朋友是人人都能夠的，愛一個善待自己的人，也是人人都能的；因此要測驗一個人的愛心，最主要的測驗法便是『愛你的仇敵』這句話了。這便是饒恕了。你應當愛你的仇敵如同愛你的朋友一樣。這可以測驗你的心是否和上帝的愛合得起來；因為這正是上帝自己所實行的。他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同時我們又當像我們的天父那樣的完全，——這就是說，像那不加分辨的『愛』那樣的完全。

我想你們中間有許多人，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仇敵。你們在大學中的生活，大概是一種很優美的團契生活，同時也不致於時常碰到那些性情不投的人。所以你們中間不會有過很多的衝突。也沒有別的社會能像你們的『社

會」那樣的脫離真正的仇恨。因此，我覺得你們很少有實行這種偉大的德性——饒恕——的重要機會。但是你們却有許多小一些的機會可以實行這種德性，而這些較小的機會倒更能更徹底地來測驗我們的品性，因為機會較小，我們的實行是出於至誠，並不含有虛榮的心理。我們平時覺得，做一件偉大的事，往往比做一千件較小的，不重要的事更容易得多，這是大多數人的心理。基督所以如此重視這一點，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們無論注重我們對於上帝的關係，或注重我們對於人類的關係，我們都不失爲上帝的家庭中的子女；同時這位上帝又使我們知道他心中的愛，因此，我們便祈求他把我們接到我們所會離開的家庭中去。他會對我們這樣說：『是的，我可以這樣做；但是你能否同某某人爲友呢？我是準備接受你的；但如果你整天和他相爭，我就不能接受你了。』你們除了親自做上帝家庭中的子女以外，也許不能和上帝接近了。這種饒恕，是悔改的一部分。但我們知道，在上帝面前這樣說：『我很抱歉，我以後不再這樣做，你願意把我接回去嗎？』和另一種的說法『我在你的愛的感動之下，是能清除我心中的一切小怨恨和小憎惡的，

現在我可以回來嗎？」是完全不同的。基督所需要的，是在後的一種說法，他對於此點不惜再三申說，並且也在他所教的祈禱中注意此點。如果我們不肯饒恕別人，而基督雖肯饒恕我們，我們也不能接受他的饒恕的。和基督一同過着團契的生活，能使我們成爲具有愛心的人，這可以從我們肯饒恕別人這一點上看出來的。如果我們不肯饒恕別人，即使基督要把他的愛來給我們，我們仍要把它拒絕的。這並不是說我們的饒恕是要合符他的標準的。你們大概都記得那個不肯饒恕人的僕人的比喻。那個僕人欠他主人的債約有二百五十萬磅，他便走到主人的面前，對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都要還清！』其實他是許了一個他所不能做到的願，然而他的主人却免了他的債。那個僕人出去以後，遇見他的一個同伴，約欠他五磅，這個同伴就照樣央求他說：『寬恕我罷，將來我必還清！』他說着這句話，他是希望他能如約而行的；然而他的訴求並未得到對方的准許。他們的主人聽了這個消息，就告訴這個僕人說：他是不配得到主人的饒恕的，因爲他的心不能接受這種饒恕。我們若要和上帝發生親密的關係，我們待遇每一個人的時候必須充滿着

愛心，——這就是爲人人謀幸福，而不是爲自己謀幸福的一種願望。你們也許能看出這種願望怎麼能幫助我們在道德的奮鬥中去抵抗一切不名譽的罪惡。

把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一班可敬佩的，擁有極好的傳統思想的人們。他們所以要把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那是因爲基督要求他們做一些超過了他們的傳統思想的事情。這是基督和當時猶太人之間的關係——但一部分的關係却是衝突——的一種真相；但如果更進一步說，那便是愛對於人心中的自私之永久的勝利了，同時這也是福音所獲得的勝利。現在世界上所有的愛，比以前世界上所有的愛是更多了。這個動機的進行，雖是很遲緩的很困難的，但它終究是前進的，這一點可說是毫無疑義的。阿克通（Acton）說：『復活的基督對於被他救贖的人類所表示的行動，不但永遠不會失敗，而且是有增無已的。』基督是勝利的，他又要求我們加入他的勝利的隊伍，作他的軍隊中的兵士。他的請求裏面所包含的條件，是我們所熟悉的，它是這樣說的：『凡要跟從我的，必須捨己，（不是在此世或彼世專門想念自己，）

並且背着十字架來跟從我。」

你們蒙召原是爲此，因基督也爲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了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彼得前書二章廿一至廿五節。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去，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於上帝，他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上帝在基督裏，叫世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我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上帝和好。——哥林多前書五章十七至二十節。

弟兄們，我們既因了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着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上帝面前。——希伯來書十章十九至廿二節。

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又使我們成爲國民，作他父上帝的祭司；但願榮耀能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啓示錄一章五節至六節。

第六章 在人生中的聖靈

今晚，我們的題目是聖靈。我們時常聽見有人講起，這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特別困難的和很疏遠的一部分。我會聽見牧師們這樣說起：他們覺得在教會的一切節期之中，聖靈的降臨是最難宣講的一個。如果真的是這樣，那就顯出我們很容易讓我們的宗教思想和我們的尋常思想分離，其實在三位一體之中，聖靈和我們是最有有意識的接觸的。

我們可以從無論那一方面開始的。現在且讓我們從傾向於前進和進步的那種衝動方面開始，那種前進和進步是科學在地球的演進的發展中所顯示給我們的。科學並不知道爲什麼這種法則是能前進的；它祇能查出使它前進的幾條定律。各派的生物學能用不同的方法去應付『未知的原素』；但各派都有一個『未知的原素』。如果我們說，一個新的物種的開始時常由於一種自發的漸變，那麼『自發』這個字便是自認愚昧了。試問有什麼原動力使它這樣的呢？在這裏有一個漸進的法則，它是朝着由混亂以至於有秩序的一種改

變前進着的。那顯示在我們目前的關於太陽系和星宿的宇宙的景象，似乎是重新回到混亂了，但現在我們既以人生為有智慧的意志和靈性的獻誠之一種工具，那麼此中就有了一種由混亂到秩序之進步了。如果我們引用關於想像的文字來說明這一點，那就莫好於引用以下這兩句話了：『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行在水面上。』在一班信上帝為世界的創造者，能夠支持它，並按照他的意志去領導它，同時又信他的本身即是世界所遵依的定律之來源的，他們就會覺得這一切法則乃是上帝的靈在宇宙中的工作。

當你注意到人類的歷史時，情形也是這樣的；無論你注意到個人或社會，你所注意到的總不外乎是創造更完備的程序。就個人而論，他們擁有許多種彼此無甚關係的，和不易協調的衝動，而那些衝動又都是不知足的，貪多無厭的。它會追求它的適當的目的，如果在它的環境裏有激動它從事於此的任何刺激。所謂靈性的發展，大概在於使混亂之中有了秩序。希臘人常拿雕刻來說明這一種法則。雕刻家的手中拿了一塊毫無式樣的大理石。從一方面來看，這大理石是有一種式樣的，但在美術上那是不相干的；它的表面上

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和它的所在地相同，但它却是不着邊際的，不確定的。雕刻家拿到了這塊大理石以後，就把它限制在界限以內，使它能發生意義。這個比喻，很可拿來形容個人的本性中的最初天賦，它也必須限制在界限以內的，而它的每一部分又必須合符適當的比例；這樣，整個的生命和它的每一部分就都得到了意義了。

社會的和公民的發展之整個的法則，便是以下這兩件事的平行的發展：這兩件事乃是個人人格的豐富和社交的完備了。人格在團契中的發展，便是我們所謂進步之一種解釋。我們覺得這一切是從一個時期進步到另一個時期的，而且從廣義上說，這進步是無可懷疑的。還有一點，凡相信上帝的人，大都相信推動全世界使之前進的一種衝動，無疑的是上帝的靈了。偉大的神學家時常說：一個人用以愛上帝和愛鄰人的一種愛便是聖靈了。這個不祇是聖靈的工作，並且是聖靈的本身。這個也可以說上帝——那至高的，永久的，和普遍的靈——在人心工作着；這中間包含着一種爲我們必須注意的關係。

聖靈又是每一種超越的要求的創造者，無論這要求是從那裏來的。一個人如果覺得他是被召去藐視他的自然的興趣，或他的獸慾，爲的要忠於一種理想，那時你便有聖靈的活動了。那人自己也許會用許多種方法去加以解釋；他也許不明了他裏面的推動力的來源，或很錯誤地把那種推動力同許多別的東西混在一起；但是一個信仰上帝的人決不會懷疑，一個美術家所感覺着的本務，——奉獻他自己給他所能想像的最高的美——便是聖靈在他靈性中的工作了。一個科學家如果能放棄一切顧慮，專心去追求真理，也是出於聖靈的活動。在倫理學中所研究的人類關係中的一件最明顯的事，便是本務的感覺了，那種感覺的要點是這樣的：有幾件事，如果我們有機會的話，是我們必須做的；有幾件事，無論對於我們有何利益，我們決不可行，——這便是出於聖靈的指示。

如果我們的解釋至此而止，那麼聖靈和我們在以前所說起的上帝的道之間，就沒有特別的區別了；這一點，在實際上是最重要的。一切使徒在說起上帝的時候，顯然的說他就是聖靈，因爲他們覺得上帝對於人心具有新的能

力，他能在人生顯示他的愛，而這一種愛，他們是能從耶穌基督中間得到了解的。如果你讀新約，對於這一點當可毫無疑問；當時的人們覺得整個的關係已改變了。在以前，這關係是主人和奴隸之間的關係；上帝發出了他的命令，我們不得不服從。我們若能服從的話，我們就得獎賞；如果不能，我們就當受刑罰。在舊約的最高預言和詩歌裏，你們能發見比上述那種關係更有意義的一點，但是那種關係仍然是很基本的；至在新約裏面，那種關係就不再是基本的了。我們不再接受奴隸的精神，我們却接受了承繼的精神，並且稱上帝為我們的父；而這種稱呼也帶着特種的親密，輸入於耶穌所說的話裏，因他稱上帝為阿爸我父。這種新能力的到來，具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人們必須接受在基督裏所顯示的上帝知識，並加以適應。這種新的能力，在人生的方式中纔能給與，因為除此以外，就不是人們的心智所能了解的。你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基督所以到世上來，是要把這種能力帶給我們；他所以要離開這世界，就是要把天上的能力帶來給我們。當基督說出『我去是於你們有益的』這句話的時候，一班門徒不知怎樣地感覺着希奇。他沒有說：『時

候必定要到，那時我們必須離別了；因此你們必須準備。」他說：『我去是於你們有益的。』爲什麼呢？因爲『我若不去，保惠師就到不了你們這裏來。我若去，就差他來。』試問那時的使徒，對於他們平日所信賴的主的信仰起了什麼變化？他們的信仰固然是純正的，忠誠的，但並不深刻，所以一遇到重大的危機時，那種信仰就被擊成粉碎了；因爲『門徒都離棄了他，並且逃避了。』但是幾星期以後，那些門徒就成爲基督教會的基本分子了。幾個加利利的漁人，以前遇到重大的危機時就要逃避的，後來爲什麼大膽地站起來，敢對大祭司說話，如同使徒行傳上所記載的？理由是這樣的：他們不再依賴一個祇有外表的臨在的主，而是在依賴一位能夠回到他們那邊，而住在他們心中的主了。我主吹氣在他們上面，並對他們說：『接受聖的氣。』是不再爲他們工作了，而是在他們裏面工作了。

基督徒知道，聖靈不是在宇宙各處都可找到的上帝的分散了的能力，而是當我們適應上帝在基督的人生生活中所表顯的愛時，上帝在我們的靈性上所有的特殊的和顯然的威力。我們受了這種威力以後，我們所得到的根本區

別是這樣的：現在我們不再有必須服從的規則，也不必考慮如何應用那些規則的問題；現在，因為我們居住在基督的友誼關係中，我們就有一種使上帝得喜悅的願望。福音書中的重大衝突是在我主基督和法利賽之間，是在靈的宗教和律法的宗教之間。那些法利賽人是那時世界上的最大的宗教遺傳的繼承者；他們不是毫無價值的繼承者。他們和他們的子孫，在耶穌被釘以後四十年，當耶路撒冷被敵人圍困的時候，曾表示一種無負於乃祖的愛國心腸。你們若能使宗教成爲一種律法，並且包含了許多規則，結果就會發生兩件壞事。你們不免要嚇退一班自知不能遵守你們的律法的人。如果你們爲他們準備的祇是一些應行遵守的吩咐，他們就會聳動着肩頭，悄悄然走開了；這樣，你們就不能幫助一班最需要幫助的人。不能遵守律法的人，結果固然是不好的；但能遵守律法的人，結果倒更不好；因爲他們是自滿的。在法利賽人和稅吏的比喻中，它的要點便是說法利賽比稅吏更好；但是法利賽人是不會改進的，除非有什麼事來把他的自滿心理打破。至於稅吏是自己感覺不滿的，所以他能增長和發展；如果在他面前懸有永久的目的，他終於會好好的

回到自己的家裏去。

我們實行宗教的時候有以下這個目的：我們不但要更充分地知道什麼是上帝的旨意，更要在我們的內心中培養出一種永久的願望，那就是要使我們的行事能得上帝的喜悅了。耶穌說：『你當愛主你的上帝！』在人們看來，愛的意義是這樣的：你們喜歡和人們在一起；當你們做了一些事，而使別人感覺高興時，你們也覺得快樂了；反過來說，當你們做了一些事，而使他們感覺痛苦的時候，你們就覺得憂愁了。我們愛上帝，也含有這樣的意義。當你們愛一個人的時候，你們並不用腦筋去思想什麼是你們所愛者的意志，也並不設法去實行他或她的意志，你們只願意使他或她覺得高興而已，至於怎樣能達到這個目的，那就有信賴你們的自然的感覺了。這話也許是實在的；如果應用於服務上帝這一點上，那就更確實了；不過這話的正確性是隨着我們和主同在的程度如何為轉移的。

我們用了這種方法學知了聖靈的本性和特性以後，我們就查出他是在自然界和歷史中同樣的活動着。但是你們不該從自然界和歷史開始的，而是應

當從耶穌基督開始的。要發見聖靈在你們心中的能力，正當的方法便是舉起你們的雙目，去注視歷史舞台上的客觀的啟示。耶穌自己不但是靈的啟示，他更是那種靈的來源。在我們的生活裏，在上帝的裏面，聖靈不但是從父那裏來的，他更要藉着子而到我們這裏來。

這種從我們心裏發出來的能力，乃是上帝憑着子的啟示，從我們心中激發出來的一種感應。你們不能充分地知道聖靈的能力，除非你們能和耶穌基督作親密的友誼。

因為這個緣故，有人便這樣的論到耶穌說：他使『上帝的一切選民』成爲神聖的。選民是能不靠自己的功勳，而得到關於感化和服務的偉大機會的。世界上的最偉大的機會，便是知道上帝的品性，這是最後的實在。萬物是有賴於他的意志的。因此，我們若要知道他的品性，我們的心就和他表同情，我們不但要實行他的意志，以爲實行他所欲求的是合理的，並且還要這樣去行。這種要實行的意志，便是聖靈了。他是充塞於一切生命之中，而欲加以統制的。

人們有時也這樣說：他們是不用字面去管束他們的生活，而是用精神去加以管束的；——他們也常用這句話去原諒他們的違犯條規。他們的意思是說：他們是可以隨時違犯條規的。但是要曉得精神上是比文字更具有束縛力的。那福音書裏曾說起聖彼得要想規定一條關於饒恕的本務之法利賽式的規則，這一種饒恕的本務是我主所特別注重的。彼得知道這是一條很嚴肅的規則；但他却願意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什麼時候應當停止饒恕。我們常會這樣說：『我原諒某人已在三次以上了；我想人們不能希望我比這做得更多。』同時我們也希望我們的朋友能這樣說：『不，親愛的啊，我不希望他們能這樣做！』聖彼得知道三次是不夠的，所以他問：『七次够嗎？』不，七十個七次，那是比一個人實際能侵犯別人的次數更多了。換一句話說，關於饒恕的次數，是沒有規則加以限制的；但如果你們有上帝的精神在心中，你們就願意每次饒恕你們的朋友，這樣，問題就不致於發生了。

大多數人都要求比他們實際上所需要的更多的規則；但我們應當使那些規則做我們的僕人，而不做我們的主人。它們乃是有用的方法，使我們憑着

這些，能使聖靈的能力成爲人生中的主要能力；這聖靈就是永生上帝的靈在我們心中的湧流，以便應答在耶穌基督裏所顯示的同一的永生上帝的啟示。我們如能利用上帝所給與我們的啟示，我們就能使自己受聖靈的感化。在這裏，我們發見了在人生中所發現的聖靈的秘訣，那是時常地永久地在崇拜之中，在人生的日常事工中，在服務天國的事業中和基督做朋友。

『上帝的應許日子』的到來，是時常根據着兩個條件的。第一，福音傳遍了全世界；第二，人們能根據他們所信仰的，繼續地去實行。『你們應當悔改，因爲天國近了。』我們的困難可以分爲兩方面：一部分由於完全藐視這福音；一部分由於名義上接受這福音的人不能照它去實行。他們忽略了現有的機會，如公衆崇拜的機會等。

你們如果到教會裏去，祇在那邊站了一下，而別人則在那邊唱詩，並跪下禱禱，你們怎能希望這一些對你們有任何影響呢？但如果我們能打開我們的心門，去歡迎在那邊的實在，（如果在那邊沒有多少實在，我們至少應當

把我們的實在帶一些過去。）我們就够得上我們的使命：那就是跟從救主基督，並且要像他那樣。

你們不能使自己像他那樣的，但他却能使你們像他那樣的。在這裏，我就提到我所以爲的關於我們的本性之一種最深切的事實。我們的組織上的構造，使我們表顯出我們是具有意志的。這就是說，我們的人格是具有若干的目的或原則的，這對於他們是時常加以指導的，雖然其中有許多障礙來妨害那些指導。人格的那種決定——就是我們所說的『意志』，——是能多少節制我們的行動的。我們對於自己的意志應當比目前用得更多，並且應當使自已更有價值；但在這裏邊却有一種比表面的更深一些的事實。原來我們的根本困難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的意志並不和上帝的意志一致，或至多只能有不完備的或不完全的一致而已。這一種事實，不是你自己所能加以改變的。無論意志的自由作何解釋，如果你們以爲一個自私的人能使自己成爲一個不私自的人，那顯然是無意識之談。試問你們對它應當怎樣對付呢？你們可以作人所不會有過的最重要的選擇；那就是選擇爲自己所樂於服從，而甘願受其

支配的幾種勢力。你們可在精神飽滿的時節，決定從今以後，要每天用些時間去思想耶穌基督，並且要竭力去效法他，像他的樣子。如果你們能這樣實行，那麼逐漸逐漸的，你們對於基督的人格偉大就有更敏銳的感覺了，這猶如你們對於偉大藝術品接觸的日子愈多，對於它的欣賞就愈加強烈了。

在這些地方，我們需要祈禱的規則，崇拜的規則，和聖餐的規則，——這一切，我們將在下一章的篇幅內再加討論。你們也需要關於這一切的規則，因為你們若漂流無定，結果常會漂流到錯誤的方向去。你們大概不會漂流到公衆的崇拜中去，也不致於漂流到聖餐的禮拜中去。你們對於機會的到來往往不加以利用，以致時常失之交臂。但即使你們肯利用這些機會，而在事前却不曾有過一番思攷和準備的工夫，以致你們利用時機的結果往往是無效的。我們各人都需要規則，但所需要的規則的性質，却是各有各不同的。我們在世爲人行事，如果沒有規則，結果是要成爲無用的。有時我們也覺得如果我們能打破規則，我們對於上帝的服務反而更加有效，那時我們就覺得有破壞規則的正當理由了。但是要緊的一點是：我們應當爲了對上帝盡更好的服

務而破壞規則，而不是爲了謀自己的更大便利而破壞規則。

我們認爲最要緊的一件事是這樣的：我們應當憑着不斷的訓練，逐日去紀念耶穌基督，並且應當在精神上和他做朋友；這樣，我們便能使自己的內心生活受聖靈的統治了。這內心生活是萬事的基礎；如果內心生活不健全，對於客觀生活是不能有多大作爲的。進一步說，如果你們對於他人要有相當的感化力，你們在靈性方面必須和耶穌基督作內心的交通。因爲有這樣的交通，聖靈就會在你們的生活中發生能力，並且會在你們負責看顧的人的生活中發生效能。

我們務須尋求聖靈在這個世界中的種種運行，並且應當使我們自己有分於這些運行。要發見聖靈的種種運行，那是沒有多大困難的；因爲凡聖靈結果子的地方，也就是聖靈的所在地。如果你們發見有人在提倡團契生活，你們就知道聖靈在他們中間工作；同時你們也要使自己在這中間有分，因而使你們多得聖靈的感化。至於你們所交接的人，有時並不是基督徒，他們對於能夠推動自己的一種能力，並不有所認識。對於這一點，你們可以不必關

心。假如你們能使他們有清楚的認識，這對於他們是極有幫助的；如果你們沒有這種能力，決不可以讓這一點來妨礙你們的合作；因為這一步工夫仍是出於聖靈的工作。你們且會覺得這一種靈，——也就是基督的靈——會時常領你們得到更充分的生命。在這裏，我們得到了解決問題以前所提過的一個問題的線索：任何個人，儘可以為服務別人的緣故，而放棄了自我實現的機會，因為在這種場所，發展個人特有的才能，是沒有多大利益的。不過有一件事能夠幫助我們，它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用以和上帝契合的真正生活就是耶穌基督的生活，那麼，他的自我實現的生活中，必須含有多量的自我犧牲了。如果生活中缺乏了犧牲，那麼你們所實現的自我，就不是真正屬於你們自己的，它祇是你們在心理中所造成的任意自定的自我而已。須知真正的自我實現之中，是時常包含自我的犧牲的。沒有一種自我犧牲是如此的徹底，以致不能成爲最完備的自我實現。任何人所能遇到的最大的事件，便是完全被愛所充滿；而自我的犧牲乃是愛的自然表現。但是沒有一種犧牲是如此的重，以致不能成爲真正的自我之真正的實現。

但是在這種憑着鍛練而得到的和基督相交的友誼生活中，我們得到了最
 有把握的允許：那就是我們各人都要發見自己的使命。在這裏，我要提到我
 在以前所講過的一層意思：那就是我們各人的本務就在於發現上帝所需要於
 我們的是什麼；第二步便是把它看爲上帝所給與我們的工作，而努力去行。
 你們爲自己的生存無論做了什麼，那必是一種服務。一個人如果不願意把一
 件事做成功，而你們却自動地去做，他是不會把代價付給你們的。我們實
 現我們工作時的精神和性情，什麼是你們認爲最重要的？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
 的。試問這是你們的生計呢，還是對於上帝的服務呢？你們以爲那一樣更重
 要呢？每個基督徒在加入一種職業時，如能把它看爲服務上帝的一個重要區
 域，這對於上帝的應許的日子的實現是最有效力的。如果要實現這一點，我
 就把我以前所時常提到的一層意思重提一下：除去了和基督發生友誼關係以
 外，我便覺得我的心中似乎沒有其他思想；有了這種對於基督的友誼關係以
 後，我們心中就能得到上帝的大能，這便是我們對於這一點的解答了。

我們時常充滿着失望的感覺，因爲我們的愛是這樣的冷酷，是這樣的軟

弱。其實這不是軟弱的，而是全能的；因為上帝的靈正在等候我們給他以機會呢。在這裏，他決不會勉強我們去擔任什麼的。如果我們遵依他的命令，不靠我們自己的能力，祇靠他的聖靈，——即他在我們靈性中工作着的那個自我，——這樣，他所給與我們的力量就時常是充足的。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夠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却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却看見我。因為我活着，你們也要活着，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約翰十四章十五至二十節。

因為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上帝的兒子。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靈

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上帝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他必和他一同得到榮耀。——羅馬書八章十四至十七節。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衆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上帝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但是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着上帝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

馬書八章十八至廿七節。

但願賜平安的上帝，就是那憑永約之血，使羣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上帝，在各種善事上成全你們，叫你們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穌基督在你們心裏行他所喜悅的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希伯來書十三章二十至二十一節。

第七章 祈禱和聖禮

今晚的題目是『祈禱和聖禮』。但我祇要講一種聖禮，那便是聖餐了。論到祈禱，它的目的是和人生的目的同樣的，那便是和上帝聯合。人生和祈禱之間，應當發生密切的聯合。上帝乃是維持一切存在——包含我們的生命——之最根本的實在。人生的基本的職務，便是和上帝作實際的和活動的聯合；如果我們能做到這一步的話，其餘的事就會自然而然的來到。

上帝已經把我們在這世界上應盡的本務指示給我們，而我們的本務便是把他所給與我們的盡力去實行。我們對於他所給與我們的工作，如能用我們整個的注意去努力應付，我們便能把這種工作做得最好的。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就不能在一時之間對於上帝去加以特別的和直接的注意了。不過，當我們注意到那些事工時，我們的心智仍會因着時常記念他和他的愛的緣故，而得了永久的警覺。還有一件很要緊的事，我們應當注意：我們不但應當在禮拜日和祈禱的時節去思想到上帝，並且應當在我們的心智並不特別地被我們

手邊的工作所佔據時，也去思想到上帝，這樣，我們就可以時常記念他了。當我們把自己的思想從正常的職業轉移到上帝這方面時，我們應當覺得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不應當覺得這是一種靈性的轉變。無論我們是在完成上帝所給我們的本務，或者是在記念他，我們都應當覺得我們是在增進我們對於他的聯合。但是當我們特別爲了這個目的而集中我們的注意時，那便是我們祈禱的時候了。

什麼不是祈禱的目的？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有清楚的認識。我們在祈禱時，不應當對上帝提示一些他所不曾想到的事情。如果我們對上帝作這樣的提示，就近於滑稽了。我們也不可在祈禱時改變上帝的心理；因爲這樣的嘗試往往含有褻瀆的意味，而其結果也往往是不幸的。上帝在我們沒有祈求以前，已經知道我們的需要是什麼了。這樣，我們又爲什麼要祈求他呢？那是因爲有幾種福氣祇有在正常的心智狀態中的個人纔得承受，這猶如含有滋補性的食物對於身體健康的人是最有益的。你若把最優美的牛肉給與一個患腸熱症的人，那是於他最有害處的。靈性上的一種最厲害的疾病，便是把

上帝置之腦後。我們若得到了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却把上帝忘記了，那我們祇能在忘記上帝之中得到我們的堅信禮。我們願意看見一個人時常被試誘所克服，但是不願意看見一個人能够克服試誘却不知道他的總力是得之於上帝的。上帝憑着他的愛心，會不會賜福給我們呢？那關鍵是在我們是否能知道這幸福的來源。我們若要承認上帝是幸福的根源，並且要表示我們是需要這幸福的，唯一的方法便是祈求上帝了。祈求便是表示我們是在依靠上帝，使我們可以得到這種幸福。我們在祈禱的時候，所以要用許多話，那是因為我們要用這些話來傳達我們的思想，而不是要把我們的消息傳達給上帝。你們在祈禱的時候，上帝固然能知道你們的思想，但你們的思想不免是模糊的，不很確定的，除非你們能用言語把它們表達出來。因此我們在祈禱時所以必須用言語，那是爲了你們的緣故，不是爲了上帝的緣故。你們在私禱時，所用的言語若能使你們的思想集中在正常的對象上，那便是正當的言語了；至於那些言語能不能幫助別人集中思想在相當的對象上，這一點對於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你們私禱時若採用一種全新的言語來表達思想，那是無所不可

的；因為凡能幫助你們的一種言語，便是你們可採用的正當的言語。

公眾的崇拜就不同了；它能使多數信徒聚集起來，對上帝表示一種共同的希望和信賴。因此，在舉行公眾崇拜時，我們所用的字句應當是最美麗的，最可愛的，使我們在美感之中能對上帝表示我們的敬意。那時我們所用的言語，不但應當表示出我們所感覺的事物，並且還應當表示出我們所常感覺的事物，這樣，我們憑着我們的祈禱，就更能使我們對於那些事物作更徹底的感覺。

但我們崇拜的目的在於和上帝聯合，不是要改變他的心理，乃是要改變我們的心理，使我們能夠相信我們依靠了他，他便能為我們做成了他所不能做成的。我們應知道基督徒祈禱的要點，不在於請上帝『按照我所要的，為我成就』，而是請上帝『按照他所要的，和我一同工作』。這樣的祈禱，如果再加上相當的誠懇，那一定是能應驗的。

祈禱必須對上帝作直接的訴說。有許多實行祈禱的人，時常覺得祈禱是冷酷的，枯燥的。這事的理由很多，最普通的一種是這樣的：我們在新禱時

往往把上帝忘記了。我們雖時常在用上帝的名字，却不會想到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什麼。我們的心思是集中在我們所求的事情上，而不是集中在上帝方面。所以這個並不是祈禱，而是向無人之處表示我們的願望。我覺得這是一件最辛苦的和最無效的事。因此一班在祈禱上成了這種習慣的人，都覺得他們的祈禱是無效的，所以他們就把它放棄了。當然，他們所做的是不合理的，但這並不是祈禱。

祈禱就是對上帝說話，所以祈禱的第一個必需的條件，便是使我們的心思向着上帝。那當然是祈禱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沒有了它，其餘的部分就沒有用處了。祈禱的大目的便是和上帝聯合，而它的第一個需要，就在於祈禱的人能夠張開他的眼睛，向上帝凝視了。這樣，你們若能記住所有的關於上帝的知識，那就會轉移你們的注意，去對着所要祈求的東西，這樣的祈求是仿照主禱文的方式的。現在我要問一個問題；當你們在背誦主禱文的時候，在那一部分上最容易引起功利主義的意識。我是時常對一班準備受堅信禮的學生提出上述的問題的，他們的答案常是相同的，那就是主禱文中的這一句

話了：『免我們的債』；但那已經是靠近主禱文的末尾了。他們所以要提出這樣的答案來，那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他們最所需要的一件事，而且知道祇有從上帝那裏才能得到它。如果這班學生是生活艱難的，饑寒交迫的，我想他們一定會先求『日用的飲食』。但我們的主却告訴我們：當你們站在上帝的面前時，你們應當忘記自己和你們的需要，甚至連自己的罪也應該把它忘記。你們應當使心中充滿了關於上帝的思想，以致你們最需求的，便是希望普世的人都會尊他的名為聖。第二步便是希望他能成為世界的君王，使衆人都能遵依他的律法；這樣，他整個的愛的意志就能實行出來，而不爲人類的自私心所敗壞。我們常會對自己抱着失望，口中說着『但願上帝的意志得成全』這一句話，那不免是褻瀆性質的，因為我們既覺得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實行出來，我們就準備以成全上帝的意志爲第二種選擇了。依我看來，那是不行的。我們應當說：『你的意志得成全』，而且應當抱着不能約束的希望，因爲確實知道成全上帝的意志，要比實行我們的意志好上許多倍。接着，你們就會祈求上帝救我們脫離愁慮——『日用的飲食』，——並且會在早一天

見到你們的需要；但這不是很嚴重的一點。接着你們就會祈求他把恩寵賜給你們，這恩寵是你們所時常放棄的，其實沒有了它，你們就不能全心地去服務他了。如果你們要全心地去服務他，你們是必須被饒恕的。此後你們就可以祈求上帝，免去種種不必要的困難，那就是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現在有一些惡把我們抓住了，我們希望我們能脫離這一切。我們所以要這樣做，並不是要打算我們自己的幸福的快樂，乃是要時時刻刻地關心上帝的國度，權柄，和榮耀。

你們若用全個的心去愛上帝，你們就會奉獻上述的祈禱了。如果你們懂得這個祈禱的意義，並且會照着去行，你們就會用全個的心去愛上帝了。你們不可讓祈禱成爲一種單純的方式。

我們的主教人們祈求時，曾提出三項主要的原則：一信賴，二堅忍，三和基督通音信。論到祈禱時的信賴，基督曾用強硬的字句，說得很厲害的。他說：你若有信心，就是叫一座山移到海裏，也是可能的。他從不費些心思和才力，以防止人們對於他們的誤會。他要人們自己想出方法，去應用那些原

則，所以他並不提出什麼條件。接着他便提出關於堅忍的原則來，它是這樣說的：你們祈禱上帝時，應當堅決地相信你們一定能得到；如果你們不曾得到的話，就繼續去祈求，這就是所謂堅忍。基督又用一個不公義的法官來做比喻，說明這個法官因了一個婦女的不住的請求而感覺到厭煩，終於答應了她的請求。一個不公義的法官會因為不耐煩而答應，——或終於不答應——人們的請求，但我們的上帝決不因爲避免麻煩起見，而答應了我們的祈求。我們的主又說：如果你們看上帝是第一個法官，你們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奇異的法官。他的確審問過我們。但他並不是第一個法官，而是第一個父親，他是像父親那樣的來判斷人們的。

人們若能堅忍不拔地去祈求上帝，不怕種種的失望，結果他們的信心是最能發展的。如果你們時常得到所祈求的幸福或得到和幸福相類的事情，那麼你們的信心水準就會同開始時的水準相仿。上帝所以要求我們有堅忍不拔的心，並不是要試驗我們的信心。他的確知道堅忍的價值在那裏，他也許有增高這個價值的趨向。最能增高這個價值的原素，便是不怕失望，憑着你

們的信心而堅持下去。許多在靈性生活上具經驗的信徒曾這樣說：在他們以前的靈性生活中，上帝確曾直接地答應了他們的幾次祈求，但接着就不答應他們的祈求了。在此後的一個時期內，祈禱不能時常得到一種可以覺察的答應。上帝固然是時常答應人們的祈求的，或在他的行動上去答應人們的祈禱，但我們不能時常了解他的這種行動。你們在祈禱時候所抱着的信心，不應當專門相信祈求是能得到的；因為這樣的信心便是相信你們的決斷，如同相信上帝的決斷一樣。其實真有信心的人，便是對上帝作真正的降服。你們必須從『上帝會答應我們的祈求』的信仰，轉變爲『他所給與我們的要比我們所求的更好』的信仰。

這關於信賴和堅忍這兩條原則，是基督在公開教誨人們時所提出來的；但是當他單獨地教訓他的門徒時，他又加上一條說：凡是能應驗的祈禱，往往是奉他的名而求的祈禱。他說：『你不曾奉我的名求什麼。凡祈求的，就必得着』。奉別人的名而祈求，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這並不是單在『靠我主耶穌基督』這幾個字上玩花樣。斯得特德甘奈兒 (Studdert Kennedy) 說：我的

意思不是說，我主已簽出大批的空頭支票，你們可以隨意把數目字填上的。在平時，我們若用一個人的名義去行事，我們便是那個人的代表了。我們若奉基督的名去祈禱，我們便是按照基督的式樣去祈禱了。（其實他現在還是祈禱）。基督乃是對上帝的意志作完全的降服的一個偉大例子。我們必須被人們指引去了解這一點，因為祈禱的大目的是和上帝聯合；因此我們在祈禱時所表示的，乃是對上帝的意志作完全的降服，使他能夠為我們行事，在我們中間行事，並藉着我們去行事。

西庇太的兩個兒子進前來，對基督說：『我們無論求你什麼，願你給我們作』。——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祈求。基督就問他們所祈求的是什麼，結果就發見他們所祈求的是極其自私的，如果他們得到了，別人就不能得到了，原來這祈求便是『在你的榮耀裏，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左邊』。基督對於這種請求的答案是這樣的：『我所賜的杯你們能喝麼？我所受的洗，你能受麼？』他們原是打算為自己求得一些權利的；但基督却問他們能不能分享他的犧牲。他也附帶地問他們：他們所要分享的榮耀，究竟是什麼性質

的。但這一點並不是現在的注重點。上帝是在答應每一個祈禱的；但是當你們這樣祈求時：『我們無論求你什麼，願你給我們作』，你們祇能得到這樣的答案：『你能分享我的犧牲嗎？』如果你們的祈禱是自私的，這種答案就不免要責難你們的自私了。你們也許不覺得這一點，但它終於是要到來的。

因此一切的祈禱，以及以祈禱為中心點的那種生活，都是要奉獻我們自己，和基督的犧牲聯合起來的，這一點在領受聖餐的時候就有了完美的表示了。

*

*

*

*

當我們思想到聖餐禮，有好幾種方法可以採用；而我自己却祇能採用一種方法。但你們切不可這樣想，因為我所採用的方法不能使你們覺得聖餐是真實的，所以你們就以爲沒有別種方法能使你們覺得聖餐是實在的。

在本星期內，我們要用一天工夫去研究我主的傳道事業；在星期四的晚上，我們會簡單地敘述基督向大祭司的權威挑戰的幾個時期，這挑戰的結果使他們不得不認他爲將要來的彌賽亞，或稱呼他爲一個褻瀆上帝的人，而把

他判處死刑。在他舉行凱旋的入城式和潔淨聖殿以後，他對於那種選擇是從不迴避的。

在最後一個星期，基督用他準備凱旋的入城式時所經歷的種種痛苦，去準備他的最後一次的晚餐。你們也知道新約裏包含着許多種根據不同的年代學而寫成的記載。也有人在懷疑這最後的晚餐是否就是逾越節的宴會。對於這一點，聖約翰所說的似乎是不錯的，因為他說，這最後的晚餐不是在逾越節那一天，而是在逾越節的前一天。又據後人的推察，那一年的逾越節適在安息日，因此，民衆或許把它提早一天舉行。所以那天晚上耶穌和衆門徒所喫的，乃是實際的逾越節的餐，但不是在逾越節那天喫的。但這一點是比較的不重要的。

門徒問耶穌，他們對於那一次的晚餐應當有什麼準備。他叫他們到城裏去，在那邊他們會遇見一個手裏拿着一壺水的人。在當時的猶太，拿水的大概是婦女，但這一次却是一個男子，所以他們是不會弄錯的。那個人不說什麼話，就走進房子裏去，他們就跟着他進去了。他們對那一家主人所說的

話，和門徒到村子裏去爲耶穌牽一匹驢駒時所說的話是相同的。他們是這樣說的：『夫子說，客房在那裏？我與門徒好在那裏喫逾越節的筵席。』說了那句話，那人就會把預備好的樓上的房間指給他們的。試問耶穌在分派門徒準備房間時，爲什麼要用那些暗號呢？理由是很明顯的，那是因爲要避免猶大的注意。猶大知道，他不能把兵丁帶進屋子裏去的；但祇要他確實知道基督在那裏，他就能很容易地把基督拘捕了。因此，當耶穌和門徒在屋子裏聚餐時，他們是不希望有什麼擾亂事情發生的。

基督已擁有一種具有完備的愛之完備的生活。當他在曠野裏遇見三種試誘時，曾表示不願用取得民心的方法去達到他的目的，但是憑着愛心的賜予而取得的民心，在他看來却是例外。不料那時竟有他的一個朋友要想賣他。試問他將如何應付呢？那天在大樓上聚餐時所發生的事，乃是耶穌全部的傳道事業中的一種靈性上的危機。那時最容易做的一件事，便是吩咐彼得和其餘的門徒把那個奸細縛起來；這樣，耶穌固然是可以逃跑了，但他就要失去他的『國』了。耶穌曾把這事告訴他的門徒，在告訴時他又顯示給猶大，他

是知道他的（猶大）心意的，他並且說明他所要做的事，是不致被猶大誤會的；他所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告訴門徒說，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他。耶穌所愛的一個門徒聽了這句話，就挨近耶穌的胸前問他說：「這人是誰？」耶穌就湊近那個門徒的耳旁，把這秘密輕輕地告訴了他。耶穌對於這秘密之公開的答覆是這樣說的：「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耶穌特別提出了猶大的名字。但耶穌在不會把秘密告訴其餘的門徒以前，還想用愛心去感化猶大，並且留意觀察這愛心的後果。聖約翰也知道這秘密，所以他也在留心觀察。他看見的，正是經上所說的：猶大「喫了以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他看見那人的臉上轉了黑色；而耶穌自己也曾看見的。耶穌對猶大說：「你所要作的事，趕快去作吧！」猶大就在主的保護性的沉默之中溜出去了。那是一種極大的靈性上的危機；耶穌必須爲自己決定，他應否效忠於他的用以建立天國的全部原則呢？他又知道效忠於天國的原則是不能把拘捕，被審，和釘十字架等阻止的。「猶大受了那一點餅，就立刻出去，那時是夜間」，那個奸細走出了點上燈的房間的門口以後，就投在黑暗裏走去了。於是耶穌

就作了兩件事：一、他說：『現在是人子得榮耀的時候。』這句話究竟是耶穌親口說的呢？還是聖約翰推測耶穌的心理而說的呢？——這一點是無關緊要的。其實我們對於耶穌的心理的了解，是不能比約翰福音書的著者更清楚的。這的確是人子造成他的榮耀的時期。因為那時候，耶穌若要為避免痛苦的緣故而放棄天國的原則，那是極其容易的，而且是不算犯罪的；然而他却効忠於他的到這世上來的使命。那跟着而來的十字架，從一方面看，無非是一種後果而已。

那時耶穌所做的第二件事，便是拿起放在他面前的餅，說這是他的身體，並且把它擘開。在這個時候，他把他的身體分開了；在這個時候，他已準備使他的肋骨受兵丁的槍刺。他說：『這是我的身體！』試問衆門徒對於這句話有什麼感想？耶穌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星期四的深夜；到了第二天早上九時，他已被釘在十字架上。衆門徒若把這兩件事回想起來，他們就會覺得它們是連在一起的，同時，他們也至少會明了耶穌所說的一句話的意義：『我現在擘開這餅，我的身體也要照樣被擘開。但這不是徒然的；因我

把身體擊開，爲的是要交給你們，務使因此而造成的犧牲，能夠加入你們的中間，而成爲你們的。』在『奉獻的祈禱文』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說：『在我主被賣的一夜』。現在我們每逢舉行聖餐的時候，我們所實行的一件事，便是把我們自己聯合起來，以便參加耶穌在那天晚上所舉行的，務使耶穌所行的對於我們有真正的意義，如同對於他自己一樣；——這樣，他的犧牲就成爲我們的了。

我們對於基督把他自己奉獻給我們時所用的那種方法，不知含有什麼思想？我們知道我們不能舉出絕對相似的事例來說明這一點，但我們却能舉出相去不遠的事例來。當你們在聽美麗的音樂時，試問美究竟在那裏？你們沒有創造它，發明它，但你們却能把它找到。但如果你們不懂得音樂，或對於音樂沒有敏銳的感覺，你們就不能找到音樂中的美。在美術一方面，這審美的感覺也是那樣的。例如有兩個人同看一幅圖畫，所看見的彩色和線條，雖是一樣的，但甲所看見的是美，而乙所見到的却是『平淡無奇』。在這二人之中，能見到美的，並不能創造美，祇有藝術家方能創造美。同樣的，當我

們在領受聖餐時，基督在充分的聖潔與愛之中把他自己奉獻給我們，但是你們是否能接受他，那是要看你們在信仰上的識見怎樣，你們對於他的需要怎樣，以及你們和他聯合時的誠懇怎樣了。

凡注重基督真正的臨在的人們，他們所注意的，至少有一大部分是這樣的：在這裏，基督在他充分的自我犧牲之中，把他自己奉獻給你們，使你們可以接受他。那些注重基督真正的臨在的人們所認為最重要的是這樣的：除非你們能在精神和基督竭力聯合，你們就不會接受基督。我們靈性生活上有一種不能逃避的定律，它是這樣的：凡我們所接受的，和我們所施捨的是成正比例的，——其實要比我們所施捨的多上許多，否則我們就會處於憂愁的狀態中。然而這受和施的定律究竟還是依照比例的。

如果你們不願意施捨什麼，也不願意使你們的生命為上帝和基督所用，你們就不能接受什麼。基督把他的完備的愛的生命給了你們，但你們却把它拒絕了。嫉妒，輕蔑，忿怒，和怨恨是和上帝相反的，它們是和愛相反的；它們也能使基督的生活和你們的隔絕。我們是多少帶着些自私的，沒有人能

完全接受那種完備的禮物。因此，我們應當奉獻自己，為基督服務，一面在他所給予的完備的禮物中，盡力去接受我們所能接受的，然後按照這些去實行，——在愛心一方面強一些，在私心一方面弱一些；這樣時常去實行，你們就能充分地接受那時常是完備的禮物了。後來你們的生活和崇拜就能彼此造成一種完備的獻誠，而你們就會完全奉獻自己去為他服務；這樣，你們不但希望能合符以下那篇偉大禱文的意義，並能實際地合符那篇禱文的意義；這篇禱文是這樣說的：『我們的主，我們要把我們自己，我們的靈魂，和我們的身體奉獻給你，成爲一種合理的，聖潔的活祭。』我們若能坦白地完備地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們便能充分地接受基督的生命的禮物，並且可以和保羅同說這一句話：『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除非我們各人都能說這一句話，並能真誠地說，我們是不可表示滿意的。沒有別的方法比這更能使我們充分了解他的犧牲的意義；因爲這是他所預備的日更能適合我們整個的本性的。當我們準備接受基督的生命爲我們的生命時，我們就應當同時利用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靈性；因爲我們若住在我們的身

體裏邊，我們的服務就要不真實的，除非我們能把身體獻給這種服務。我們也認清楚他的禮物是什麼，那就是他獻給上帝的一種生命，——那是完全奉獻給上帝，被他所用，不求合乎自己的意志，只求合乎他的意志。

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喫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哥林多前書十一章廿三至廿六節。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

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你們若常在我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約翰十五章一至九節。

願賜平安的上帝，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

撒羅尼迦前書五章廿三節。

第八章 基督徒的社會

本星期內，我們憑着時間和能力所許可的範圍，來思想到上帝的品性，他對於世界的意志，以及他對於我們的意志，這意志是他對於世界的意志的一部分，同時又和我們各人發生直接的關係。當我們思想到基督的生活，以及我們適應基督的使命應盡的本務時，我們便聯想到上文的意義了。如果我們從一種比較狹窄的背景來思想它，我們就能為一種行程而去熱烈地努力；這行程雖然是有效的，但是到了結局時，這倒遠不如把上帝的啓示的眞確看法放在我們面前那樣地有效了。你們如果懷疑這究竟是不是我們所注意的基督的生平和他的宣召的正當方法，那我就請你們再看以弗所書第一章。聖保羅曾說明上帝創造這世界的永久目的，就在於「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在完成這種目的之長時期的過程中，我們曾研究耶穌基督一生中最重要的和最嚴重的時機，——他的生和他的死——以及經過上帝的啓示以後世界

所得的新衝動，那是上帝在人心上所運行的新能力，也就是人們所稱呼的聖靈。接着，他們就把他們從經驗中所學得的，應用到上帝的其他一切的活動中去，而這位上帝是在自然界和人類中活動着的，爲的是要完成他自己的意志，並去適應他的品性的表現。我們已經見到，基督的人生意向顯然是在成立上帝的國，並使上帝能統治這世界；但在這中間也有上帝的啓示，——這啓示指明他是完全的愛，所以當我們敘述他的意志時，我們就可以說，他的意志是在成立愛的統治。

當人們看不見基督的有形的臨在時，他因傳道事業而留給後世的，究竟是什麼呢？他不曾留下一種有固定形式的信條，或一整部能闡明新的人生哲學的著作，他祇擁有一羣結成了極其密切的團契的男女信徒，他們便是整個基督教會的核心了。後來這個團契逐漸推廣，使每一個種族，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階級都加入了它的範圍。他們覺得，如果他們能忠於這個團契之內在的目的，並能服從那運行在團契之中而維持其生命的靈，這樣，他們中間所有的隔膜就成爲不重要的了，而且是可以被忽視的。在這中間是沒

有猶太人的，也沒有異邦人的，因此，那根據宗教歷史而造成的最深刻的分裂就成爲不重要的。在這中間沒有希臘人，也沒有野蠻人，因此，那根據教育和文化而造成的最深刻的分裂也成爲不重要的了。在這中間既沒有被束縛的，也沒有自由的，因此那因經濟地位而造成的最深刻的分裂，也成爲不重要的了。在這中間沒有男的，也沒有女的，因此，全社會的組織所依憑的男女分別，也成爲不重要的了。他們整個的一羣，是由一個人格所構成的，因爲一切是被一種精神和一個意向所支配的；而任何人格中所有的統一的中心無非是它的意向而已。聖保羅見到『在基督耶穌裏的一個人』是在日漸增長他的能力，因爲新的種族是在貢獻種種不同的才能和天賦，以便造成一個充分長成的『在基督耶穌裏的一個人』；這個便是對於基督的完全的程度之一種測驗了。在平時，我們不能知道握有充分的權力的基督是怎樣的；但是到了他能掌管萬國，而能利用它們特有的天賦，來表顯他的意志中的各項原素時，我們才能知道這一位握有充分權力的基督是怎樣的。

這一種團契，在理想上應當是極其密切，而能構成一個單純的人格，

這種團契的名稱便是教會。聖保羅說教會是基督的身體，他說這句話的最重要的意義是這樣的：拿撒勒人耶穌利用他的肉體和血液，在人們的面前營着一種能夠解釋上帝的存在的生活，因此在地上的各教會也在照樣實行這件事。耶穌憑着他的那種舉動，使他自己成爲很活動的，一方面他又把他的意志實現在地球上；這便是它的功用，能夠造成教會的，也就是它；這種教裏，有基督的靈的生命，它所以有生命，是因爲信仰基督的緣故。但是教會中信徒的信仰，往往是很軟弱的，因此基督的靈的活動，就受了很多的障礙和限制。我們觀察歷史上許多時期的基督教會，我們就會發見，在許多方面，它所代表的是一種不含興奮性的現象。那是因爲我們所顧到的事情大都是偶然的，而不是那些能够造成基督的教會——他的身體——的原素。這些事情可以在解釋和宣示等方面，作福音的永久的證據，也可以作聖禮的永久的職務；最要緊的是使聖餐的典禮可以成立，使此後的人們祇要效法基督在一生中最危急的時期所行的，就能在靈性的自我犧牲上和基督合起來。啓示錄裏記載着一種異象，這異象暗示上帝的道能够戰勝一切，並說出在天堂有

天軍來跟從他。這是教會的真相。但我們應當記住，有許多關於教會的存在和活動的結果，倒是在它特有的組織以外才找到的；因為祇要有基督的精神運行在人們中間，你們便能在這中間發見教會之繼續性的和長時期活動的結果。

有一部分信徒時常這樣想：如果沒有教會的組織，他們對於上帝的服務倒要比有組織的時候好得多。試問這班信徒從那裏得到關於基督的知識呢？如果沒有教會的組織，信徒們就不能得到關於基督的知識了。如果我們想到上帝要想把萬物歸結於基督之一種永久的意志，並且用遠大的眼光去觀察這意志，我們就會立即承認組織是我們所絕對需要的；同時我們的職務不是要同它不發生密切的關係，而是要設法分享它所培養的一種生命。我們承認一個人決不能靠他自己而成爲一個優秀的基督徒。一個人不能靠着自己，而對於基督的豐富的寶藏有很多的了解，他是有賴於同人們的互相補益的。我們既承認一個孤單的個人不能成爲一個優秀的基督徒，同時我們也得承認充分的基督徒生活是不能在心意相同的基督徒的團體中找到的。理由是這樣

的：如果他們的心意是相同的，他們祇會互相增強在他們的信仰和經驗裏已有相當力量的部分。但是由這班心意相同的人所組成的小團契也有它們應得的地位，因它們能激發出範圍較大的團契——教會——所不能產生的熱忱和興奮。但如果這種團契不和其他能了解基督的團體多有自由的接觸，那麼他們在一方面就會使自己的缺憾固定化，而另一方面則能增強他們已得的一部分的信仰。這一切就成了他們分門別戶的原因，而減弱了整個教會的力量；因此，它們所造成的害處就不亞於他們的長處了。因此，我們若要完成做教友者應盡的義務，我們必須去找那範圍最廣的，具有永久性的，而又能歷久常存的一個團契——教會。

基督的意向既在於創造一個天國，因此我們應當看教會是那個天國的一枝軍隊。但我們常用妥協來代替戰爭，用慎重來代替冒險；同時教會又和所在的世界發生和解，這在教會方面是很錯誤的。教會和世界之間所成立的最普通的妥協，便是世界准許教會宣佈它的哲學上的曲解，而對於道德問題却緘默不言。在某幾幾點上，我們的教會已落入於陷穽之中了。無疑的，我們

在注意點上是大不平均的，我們往往太注重基督教的哲學性的教義，而少注重基督的門徒在道德上的本務。例如我們對於基督所給予關於財富和窮困之教訓，未免過於沉默了。基督對於這問題有一種很清楚的直覺，這就是說：人們對於財富應當接受，把它當作一種機會，但一方面必須認它為靈性生活的一種陷穽，不把它看為基督徒所當尋求的一個目的。只可惜我們對於基督的那種清楚的直覺，並不會使人有徹底的認識。基督徒在這一點上所有的妥協，其方式是隨時代而不同的。但我們所認為重要的是，我們在這時代，對於這一點應當以誠實對待自己。在這一星期內，我們所講論的題材是把基督教的信仰看為真理，今晚我們却要把基督教的信仰看為本務了。當我們思想到基督安置在這個世界上，而足以代表他的一個社會時，我們不得不應付基督徒的本務給與我們的挑戰。我們若以為那已成立的教會多少已失去了平衡的感覺，那我們就應當記住，我們所以能得福音，那是因為靠着教會的緣故；而且福音所以能傳佈到未來的久遠的時代，也是因為靠着教會的緣故。我們若能把我們所能貢獻的實在，貢獻給教會的生活，我們對於基督的

福音所能盡的服務，比我們站在教會以外，祇單獨地和少數朋友合作所能盡的服務，一定要多上許多。

但是這個基督徒社會的方法必不可單和它自己發生關係的。例如一個軍隊決不是爲了它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爲了它的國家和君王而存在的。同樣，你們的加入教會，不是爲了要在教會裏獲得什麼，而是爲了要對教會有所貢獻。你們若憑着這種態度去加入教會，那你們所能獲得的，一定要比你們憑着獲得的心理所能獲得的更多。你們若聽見自己在說這樣的話：『我不會從教會裏得到什麼，因此我就決定不去了』，那就顯出你們加入教會時，你們就不存着可以在此獲益的心理。因此，你們的加入教會，應當以基督身體上的一個肢體去加入的，你們的舉止行動應當按照基督的意向，你們更應當和基督身體上的其他肢體合作，這便是我們所要求的。凡因教會的活動力而引起的問題，在任何指定時期內是不失爲人類史上的重大問題的。

在最後，人類的生活所藉以轉動的祇有兩個樞紐，而我們之組織社會和我們的生活，祇是憑着其中的一個。這兩個樞紐便是自我和上帝了。在聖經

的末一卷裏，作者用了像徵的方法把這兩個原則述說出來：第一，作者用了『羔羊被宰了，依然站立着』這一句話，來像徵愛，並以犧牲爲它的工具；第二，作者用野獸來像徵自我的意志或傲慢，它的工具便是武力。自我和傲慢的原則祇能造成大巴比倫，而大巴比倫是時常要失敗的。但是憑着愛的原則在人類中間的活動，結果就會在人類中間造成一座天城，或一個新耶路撒冷，那是從天^上的上帝那裏來的。在每一個時代，人們須回答這樣的問題：什麼是應當建造起來的？在人類的歷史中，祇有少數幾個時代所有的問題，有像我們這個時代所有的問題那樣的明顯。試問我們應當建造那一個城呢？我們應當建造起時常要顛覆的大巴比倫城呢？還是要建造起你自己所不能建造，而和上帝同工時才能建造的一座城呢？能解決這問題的一個團體，應當時常是教會。沒有什麼人能解答這問題；能解答這問題的，必須是基督的門徒的整個團契。你們若加入這個團契，並投身於它的長期的奮鬥中，你們便能幫助人們找到正當的解答了。

你們務須記着，基督教會史中至高的奇蹟，便是每當教會似乎是在死氣

沉沉的時節，它的本體裏忽然會湧出新的生命來，因此，教會常會一代一代地使它自己更新起來；並且因為如此，它便能使世界前進到新的進步的時期中。現在，如果我們能奉獻我們自己，効忠於基督，並參與教會的服務，它也能使我們達到這一步的。

現在我們要這樣問：你們要做些什麼？你們就會覺得我所提示的是十分平凡的，但這是測驗我們的誠懇之一部分的試驗。我們大概都會同意於這一點：我們若能因思想到一種永久的意志而擴大我們的心智，那當然要比別的事情更覺樂意。教會若能把關於上帝的意志之具有久長歷史的觀念盡重地發揮，也許多少能引起人們的一些刺激和愛好。但是當我們思想到我們所能盡的力量時，我們往往會覺得這是何等的渺少。我們每個人所能單獨做成的，往往是極其微細的，但是偉大的工作往往是靠各人合力做那微細的事而做成的。我們是否要做我們的力量所能及的微細的事情，那是測驗我們的誠懇心的一種很好方法。至所謂微細的事情，大概是不含重大的刺激和魔力，而且

是比較的顯爲遲鈍的事情，但是我們所以要做它，那是因爲一、我們是純正的忠實的；二、因爲我們有一定的宗旨；三、因爲我們決定要隨時隨地服務基督。你們務必記得，你們若要測驗本星期內所有演講的價值，你們就知道這測驗的標準是完全和微細的事有關的。

你們每個人所能做的固然是微小的，但是我要問你們：你們願意不願意想一下，你們在本星期所思想的是不是你們所關心的？我們知道在人生裏，實際事務對於我們的壓迫是很大的。我們若很審慎地去應付放在我們面前的種種本務，我們似乎有需要全力去應付的必要。我們要問：一個人如果要徹底地慎重地去應付他自己的職務，而將關於上帝的旨意的一切理論交託給一班對於這些理論感覺興趣的人——特別是一班以此爲專門事業的牧師——試問這個人是不是盡了他的能力？試問他的工作的真價值，廣義的說，是否有賴於我們在本星期內所思想的題材中的真理？如果我們對於這一點不加注意，我們是否有引起嚴重的危機的可能？一個人若能略爲知道他的工作在人類幸福事業的發展中的地位，試問他對於他的工作是否有更深的了解，因而

有更大的效率？如果全能永生的上帝是在用着我們在耶穌基督裏所見到的愛來照顧我們每一個人的，我們可以不可以說：他之所以要知道這愛，並且要知道這愛對於他的意義，並不是因了要關心於每一個人的緣故？試問你們願意不願意一再思想：這個是不是你們所應當關心的呢？你們敢不敢對於這一點說出一個『不』字來？如果這真是你們所應當關心的，那麼你們就有了下決心的本務了，不過你們下決心不一定是在現在，不一定是在下星期，而是需要及時下決心，以便你們能在生活中發生效益。你們必須感覺到，在你們未得十分充足的證據以前，你們就應當下最大的決心；因為祇有在你們下最大的決心，並經過試驗以後，你們才能得到證據。

當你們決定以此為你們個人所當關心的事件時，你們將下什麼決心呢？你們是否在傾聽或注意基督的招呼呢？當你們已經答覆基督的招呼以後，你們不能把它置之一旁，你們必須使你們的鄰居也能知道基督。你們若要盡這種本務，方法是各有各不同的，但這種本務却是絕對的和恆久的。基督之奉獻他自己為禮物，——就是奉獻他的完備的愛——那不是你們所能擁有和保存

的。如果你們只是保存了它，這可以證明你們在實際上並沒有得到它。每一個基督徒就是一個傳教士，如果他不是一个傳教士，他就不是一个真實的基督徒了。也許他是希望做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但他的靈性中還不會得到基督的愛；這種愛的性質是這樣的：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它必須繼續把它自己奉獻給別人。

人們談論到靈性上的事情時，大都是很膽怯的。這種心理，一部分是起因於敬虔的心，這就是說：我們對我們所認為最重大的事，大都不願意輕易發言的。但人們對於一件事如果已引起了熱忱，再要他們保持緘默，那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中間的多數人，也應當戰勝我們一部分的膽怯，並須準備在適當時節說出話來。一切做基督徒的，應努力使自己的生活成爲別人所要營求的一種生活，並使別人願意知道這生活的祕訣。你們必須把基督的動人的特性表顯出來。從個人方面而論，我們必須思想這是不是我所應當關心的？是的。我能拒絕它的召呼嗎？當然是不能的。如果我遵從了，我必要知道所臨到的是什麼事。

現在我們要注意到你們所能取得的更直接的行動了。第一，讓我們在兩天聚首一堂，參加所要舉行的聖餐禮，並為本星期內上帝為我們成就的事感謝上帝。我們不知道這所成就的事究竟是什麼。沒有人能預先知道本星期的結果是怎樣的。也有許多人天天在這裏聚集，至少用一些時間在體會基督的意義，並在靠着基督而祈禱上帝，但是並沒有結果。至於結果將要怎樣，我們也不知道。我們應當感謝上帝，因他至少把我們聚集起來，給我們造成了機會，願我們奉獻自己為他服務，使這個機會得被利用。接着我要請你們回想你們在本星期內所聽的一部分的辯論。又請你們把它們思想一下，並決定你們能接受它們到什麼程度。我希望在大學和別處地方能有專門討論那些題目的團體。你們最能打開你們的心境，以便接受上帝的真理之一種方法，便是你們對於那些放在你們面前的，能同意到什麼程度，而使那些成為你們自己的？我更要請你們一齊思想，你們怎樣可以利用本大學內所有促進靈性生活的的方法，如在大學的禮堂內參加禮拜；又請你們思想用什麼別種方法去應付你們的需要，一方面又特別爲了這件事同校中的教師磋商。

我們應利用那臨到我們的多種機會。我並願這樣聲明，無論什麼事，如被認爲這種使命之直接的繼續的，我們至少應使它的範圍像英國的教會那樣廣大。一個國家內如果有代表特種的基督教觀點和注重特種的基督教活動的團體，那也是很合理的；因爲在這些團體裏面，人們常能激發出更敏銳的熱忱來。我們只願意它們不致於同那使我們彼此增益的整個的廣大團契分開。

我所建議的，當然不能免於平凡和瑣屑；我願意你們只記住這一點：你們來此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爲那將要來的生活而有所準備。你們的第一個任務，不是要把你們所要獻身的那種服務充分地表顯出來，而是要爲那種服務作相當的準備，務使時間到來時，你們對那種服務有充分的效率。因爲這是你們的任務，所以你們作特種的基督教服務的機會必須要比較的有限制。但你們是在準備一種爲基督而活着的生活。你們必須盼望着那種生活的到來，並憑着你們的工作努力去實行上帝的旨意。請不要想傳道是人生唯一的職業。我們知道人人有他自己的職業，他應當把這種職業找出來。在這個世界上，爲上帝而成全的種種工作，不是牧師們所能單獨做成的；它們是整個教

會的工作，是全體基督徒的工作，在這中間每個人必須發見上帝對於他的意旨，並盡力去行。

如果你們還不曾決定怎樣善用你們的生命，但一方面却清楚地承認耶穌基督爲你們的救主，爲你們的上帝，這樣你們就可以加入傳道事業，爲教會作直接的服務；因爲人生中沒有別的領域，能使人更確定地利用他的才能爲上帝服務。這傳道事業需要各種的才能，並能使你們在各方面和人類發生相當關係。世界上沒有一種生活，有像爲需要最大的人們服務那樣的富於意義，那樣的充滿着快樂。這一切是你們所常徹底思想的，現在我不過把它們提出來，以供你們的思想吧了。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君王是在召呼你們了，而你們必須答覆他。他不要求安慰和權力，但世界是重視權力的；他所要求的，是英雄性的服務。你們有否翻徧四福音書，却找不到那樣的字句：『如果有人來跟從我，我就救他脫離地獄的痛苦，而給他以天堂的快樂？』這所說的固然是很對的，但基督却不曾這樣說。他所說的是這樣的：『凡勞苦挑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平安。』如果你們在登

性上和這個世界上被罪惡的重負所壓倒，那樣的邀請就會到你們這裏來。但這還不是他招呼門徒的請求的性質。他的請求是要你們捨棄自己，背起十字架來跟從他。這是歷代的英雄對於人類的請求。

你們知道加里波的怎樣挽救了羅馬共和國的精神，雖然羅馬的軀體是被毀滅了。那在羅馬成立的一個小國，因受了在它四周圍的許多腐化國家的圍攻，而宣告崩潰了。它們圍攻羅馬的時日，據專門家的推測，祇需要幾天，不料竟延長到幾星期之久，但它投降的日子終於到來。在大隊的人羣中忽然閃出一個騎士來，他的信仰和英勇保持了一切。他說：『我現在離開了羅馬。我不給你們陣營，不給你們糧食，不給你們工資；我祇給你們飢餓，口渴，強迫的步行，戰爭，和死亡。凡用他的心不用他的口去愛國的，來跟從我。』結果，民衆都跟着他到山嶺中去；因了他和他們的英勇，結果就有今日的意大利。加氏對民衆所說的話，簡直就是對於基督的宣告的一種釋義，他說：『我不給你們陣營，不給你們糧食，不給你們工資』；『凡在我後面走出來的人必須忘記他自己，準備忍受一切，並須跟從我。』如果我們也能

跟着基督一同走出來，那麼明天在牛津地方就會有上帝國出現了。

君王是在招呼你們了，你們必須答應；因為你們的不答應就等於說一個『不』字。這是我所要留給你們的一些思想。你們已聽得君王的招呼了，你們必須答應，因為不答應就等於說一個『不』字。

但你們是會回答一個『是』字的，因而可以參加那偉大的崇拜和服務的團契，——那永遠的教會——那聖者的教會，和那乘坐在上帝的道裏，向前去戰勝一切的天軍。

我主耶穌基督，你是永生的父的道和啓示，求你佔有我們各人的靈魂，使我們的心裏充滿着思想，使我們的想像裏充滿着關於你的愛的印象，因而我們裏面沒有餘地可以容納任何不合你聖意的思想或願望。我們所求你，潔除我們的一切障礙，使我們不致於聽不見你的招呼，也不致於遲延不決地去聽從它。我們深信你和天父聖靈乃是一位上帝，是永遠有權的，阿們。

願主耶穌的愛引你們和他接近；

願主耶穌的能力使你們強健起來，因而能爲他服務；

願主耶穌的快樂充滿了你們的靈魂；

願全能上帝——父，子，聖靈三位——的祝福常臨到你們，並常和你們同在！

本書局已出版青年叢書目錄

種一 甘地自傳

吳耀宗 譯
實價一元

種二 中國青年職業問題

柯清儒 著
實價四角

種三 海倫凱勒自傳

照遠濤 譯
實價五角

種四 宗教經驗談

徐寶謙 編
實價四角

種五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第三集)

何子恆 編
實價一元

種六 性的教育

潘光旦 譯
實價七角

種七 科學偉人的故事

羅仕華 譯
實價一元一角

種八 一個偉大的運動

韓德德 編著
實價二角五分

種九 實驗宗教學教程

曾寶慈 編譯
實價二角五分

種十 社會福音

吳耀宗 著
實價七角

種十一 時代轉變中的上帝觀

照遠濤 譯
實價五角

種十二 今日之蘇俄

沈秋賢 譯
實價九角

種十三 性的道德

潘光旦 譯
實價六角

種十四 蘇俄公民訓練

鄒華彥 編譯
實價七角

第十種 我所體驗的基督

王煥生譯
實價七角

第十一種 社會主義新史

沈嗣莊編著
實價八角

第十二種 改造中的蘇俄

楊丹琴編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十三種 蠻荒創業記

沈嗣莊譯
實價六角

第十四種 反利潤制度

陳實譯
實價一元

第十五種 穆德傳

張仕章譯
實價一元二角

第十六種 宗教與人格

陳文瀾編著
實價七角

第十七種 耶穌傳

趙紫宸著
實價一元

第十八種 中國歷代名人傳略(第四集)

何子恆編著
實價一元

第十九種 個人道德與社會改造

楊振聲著
實價六角

第二十種 蘇聯的宗教與無神論之研究

楊振聲著
實價六角

第二十一種 科學的宗教觀

吳耀宗著
實價四角

第二十二種 當代科學家的宇宙觀

張仕章譯
實價六角

第二十三種 近代科學與宗教思想

應遠濤譯
實價五角

第二十四種 農村工作經驗談

徐寶麟著
實價四角

第二十五種 世界名人小傳

于照發編譯
實價三角五分

第二十六種 心理與生活

華丁英譯
實價五角

第二十七種 創造的人生

何照東編譯
實價四角

第二十八種 第二次大戰與中國

章乃器等講
實價三角

第二十九種 思想的探險

艾迪得士著
實價七角五分

第三十種 基督教與共產主義

張仕章譯
實價四角五分

第三十一種 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

應遠濤譯
實價四角五分

所 版

種六十三第書叢年青

活生與仰信的徒督基

有 權

民國廿五年八月初版

原 著 者 台 波 爾

譯 述 者 應 遠 濤

出 版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者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郵費另加)

YOUTH LIBRARY NO. 36

CHRISTIAN FAITH AND LIFE

BY

WILLIAM TEMPLE

TH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45 Cents

August, 1936

